

青藤書屋文集

五



青藤書屋文集

(五)

徐 渭 著

叢書集成初編

(補印本)

青藤書屋文集

五冊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版
一九六〇年一月補印

徐渭著作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上海虹口印刷廠印刷

青藤書屋文集卷二十四

記

蜀漢關侯祠記

馬水口爲備胡要地。舊以其任付守備。比始用廷議。設參將一。領卒三千人以鎮之。謂遼東李君某爲今寧遠伯冢嗣。世稱名將家子。往鎮莫宜。詔曰。有君至。則一省關權令貨趨集。便卒需。卒死無以葬。則出已餼爲死者棺殮飯祝。異時卒馬死。主將得自補馬。操其贏值。公悉不然。勞逸苦甘與卒共有。旣又節縮已奉度。可構塗。乃顧視北門。從萬山中得靈秀所。作廈一區。爲殿者二。爲門者一。竝足三楹。兩廡翼之。整蓋材工。靡不緻好。獨卜時日。奉蜀漢前將軍關侯象以居之。歲時伏臘。刲羊豕。吹簫歌樂。用以侑神。已乃促騎抵燕。迓予以來。而以記屬。予過君請曰。何居。君曰。某不敏。生而慕忠孝節義人。而蜀侯爲最著。歿而爲神。又惟侯爲最靈。曩在遼。從大人逐胡。夢寐見之。若有所感。今茲門以北數程。胡落也。予家世受國恩。爲國備亭障。正如孝子之奉慈親。卽有痾癢。宜無所不至。豈憑恃劑療。遂廢禱于神祇。予應之曰。郅都在漢。匈奴憚之。迨其歿也。爲偶以射。竟莫能中。侯勇義朗映華夷。所嚴非郅都比。矧生者有公輩在。胡如有知。寧敢望馬水發一矢耶。至於史所稱侯愛惜士卒。獨侮嫚士大夫。愚以爲卽使有之。特加於請昏之狡。吳芳與士仁等之攜貳。而不知彼三人者皆漢賊。非可與語於士大夫。君旣惜士卒。至賓客賢豪。靡不倒屣。

虛左。是真善學侯者。君之祠侯。宜莫宜於此矣。某謹爲書曰。祠始於某年月日。越若干日而成。費金若干。董役者爲某官某。

坐臥房記

凡人居一室之中。晝則坐。夜則臥。坐則箕焉弓焉。臥則蛇焉龍焉。此夢覺之常耳。人孰不然。而青野子願作室而房之。而名之。而使予記之。何居。莊周有言。夔憐虵。虵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謂行者不如無行者之妙也。行者動以形也。無行者動以神也。無形之動。是之謂至動。然則不必不行也。不必行也。而一室之中。可以照天下。觀萬有。通晝夜。一夢覺。而無不知。不然其坐也。箕焉弓焉而已矣。其臥也。蛇焉龍焉而已矣。人皆能之。而青野子何以之。而名房哉。

西施山書舍記

西施山去縣東可五里。越絕若吳越春秋。竝稱土城。後人始易以今名。然亦曰土城山。蓋句踐作宮其間。以教西施。鄭旦。而用以獻吳。又曰。恐女嫫毐。故令近大道。則當爲時。此地固鉅麗要津耶。更數千年。主者不可問矣。商伯子用值若干。而有之。山高不過數仞。而叢灌疎篁。亦鮮澄可悅。上有臺。臺東有亭。西有書舍數礎。舍後有池。以荷。東外折斷水以菱。而亭之前。則仍其舊。曰脂粉塘。無所改。出東南西而山者。聳秀不可悉。悉名山也。遶其舍而畝者。水者。不可以目盡。以田。以漁。以桑者。盡畝與水無不然。余少時。蓋觴於此而樂之。茲伯子使余記。余雖以病阻其觴。然尙能憶之也。率如此。嗟夫。土城一山耳。始以粉黛歌舞之。

宮當鉅麗傾都之孔道。而今變而遷之。一旦寥寥然爲墟落。田夫野老。耕釣徘徊於其間。或拾其墮斂於鋤掘。迨於陰晦。又往往詫野火轉燐於夜歸牧唱之兒童。宜無不感而噓。資野人之聚而談者矣。至其易治以樸。易優伎以農桑。本業專而謠俗厚。則有識者又未嘗不忘其悲而爲之一笑也。伯子聰敏擅文譽。達事變。試從讀書暇。一登茲山而望之。或觸於景而有如吾前所言者。姑取而咀之。儻亦一解頤耶。伯子名濬。字景哲。

函三館記

吾儒曰三才。老曰三生萬物。而冠之曰一生三。乃釋也。則不立言矣。卽一字且掃抹之矣。而況於三乎。乃其舉世界之中之外之諸有。至於竭恆沙之數而不可殫。卽隸首復興。弧矢勾股操其法。日百億聚其徒。用其百億徒之指。以礫碌奇偶而乘除之。亦日且不給矣。又何貴於萬。與生萬者之三。與生三者之一哉。然則爲儒者將何居。曰一。非自能一也。從無而有一也。三。非自能三也。從無而有三也。萬。非自能萬也。從無而有萬也。辟之生人然。一者。始生祖也。三者。父也。萬者。子與孫也。孫孫子子相爲無窮也。則上古未生人之前。祖從何而生哉。知此。則爲儒者知所以居矣。陳子起侯名汝元。別號太一。以小戴禮舉明經。今爲文學於郡者。抱美質。外醇而中茂。志淵以勤。意不欲沾沾稅駕於小儒。乃作館藏書。動以博文。靜以觀妙。晝夜孜孜。若有端倪。命館曰函三。記則屬余。余憶函三之說。雖出於小戴。註家乃昉於弄九公之皇極經世。而弄九公之於此也。余莫得而闢其門。又頗憶河南青田及考亭五先生闢其門矣。至其自檢。亦各謂

未得入其奧。然而後之秉道權者。往往以孔門正派印五先生也。而以數爲支流也。則似稍稍微詆弄九公也。則數之與道。果孰爲左而孰爲右。非闢其門而未得若區區者所可幾也。乃文學則必籌之熟矣。抑余右所云無也者。祖者。非敢以虛無之無濶文學。乃謂萬有本於無。欲文學謹未發之中之謂也。夫儒參三才者也。一中立而天地位。萬物育。故子雲以爲非此則止於伎。雖然。寧有通天通地矣。顧不能通人耶。子雲亦謬儒矣。周王季三氏大君子無所同也。用所不同也。將各各普於世者同也。而一爲經一爲出者不同也。

游五泄記

萬歷二年十一月廿有二日。偕王圖、吳系、馬策、往五泄。初宿謝家橋。明日雨。山行驢不可負。莫至楓橋。略君意舍止焉。明日其兄懷遠公驗來。又明日飲懷遠。罷入化城寺。又明日陳君心學來。又明日飲於陳君止焉。又明日午始霽。遂行。兩宿而至五泄寺。是爲至日。遂登已而大霧。窮宇內不見寸形。渾若未闢。忽復霽。遂窮五泄下。題名鑄寺之石鼓。是夕雪。明日午復霽。往觀七十二峯。攀捫裸厲。陟自西潭。以漲甚返。又明日陟四泄之對岫。觀四泄下飯於寺。遂裝以歸。踰響鑊、紫閭、長青三嶺。日仄至洞巖寺。飯罷已燈。僧祖福縛炬請觀洞巖。入至第三洞之鰲口。洞故有外屏。近爲占洞者所壞。泥入壑。鰲口返。又明日黎飯復行。入湖船。一夕而至金家嶼。甫明踰兩小嶺。午泛離渚。日仄抵家。是觀也。洞巖奇於陰。五泄奇於陽。而七十二峯兩壁夾一壑。時明時幽。時曠時逼。奇於陰陽之間。以余評之。殆莫勝於五泄。借物以形容之。終不足。

蘇長公游白水佛跡山云。山上瀑布三十仞。雷輓電散。未易名狀。大略似項羽破章邯時。庶幾近之矣。是行也。去來凡十有三日。陸行三百里。水行百三十里。宿於駱四夕。於途如之。於陳一夕。於寺再倍於陳。余墮驢者二。越溪而溺者一。濡者四五。驢蹶於嶺者三。諸子淖而跌者弗論也。得詩二十首。每作。諸子必和之。

閘記代

前知府富順湯公紹恩之閘三江也。事具陶莊敏記中。至於今五十年。無以潦告者。膠石以灰甃。久而剝。石因之亦少泐。水日夜走罅中。頗有以旱告者矣。萬歷癸未。宣城蕭君某。以戶部郎中來知紹。問俗所苦。知而往視之。得所以白其事於省。諸大吏許之。協其議於僚二三。君令判府楊公某專其治。而屬工於縣丞某。出庫羨銀若干兩。役夫若干人。用冶錫室所泐。竝發巨石。凹凸其兩顛而規之。凸以枕上流。凹以銜舊甃。匣包之。令水不得越新包。嚙舊甃銜之際。冶鐵爲小腰以銅之。其於舊甃如車有輔。如齒有唇。倍壯且久。君雨雪躬往。幾月而成。成以予同年也。謬以記告。曰。無他。以屬後也。予嘗聞父老言。始湯侯時。以民苦潦甚。故役三江。及役而民又爭以病告。此猶可委。曰。初不知利如此也。而今則知之矣。最可委。又不過曰。湯費則課畝。役則槩發丁也。而今蕭侯費則庫羨。役則民日子銀三分役兵。兵嘗有顧。則予二。不課畝槩發丁矣。而尙有以不便歸蕭侯者。曩昔湯侯者。則後之便蕭侯者。安知不如今之便湯侯者耶。始廩裘繼衮衣。始病褚伍。繼美誨殖。下之難調。蓋自古而已然矣。聞潦而啓不時。則海畝者竊決塘。竊則罪。故海

民謗閘。無閘則海魚入潮。河魚出。閘則否。故內外漁邇閘者謗閘。他則宅是者。謂閘阻潮汐。吐吞。改水順逆。闢廢興。故宅是者亦謗閘。夫謗烏足信也。而或者謂閘啓閉故有準。乃萬不可爽。爽有微甚。則畝害亦視之。此其敝在掌費者。靳與私則然。其涸也。則外漁賂以滯閉者則然。斯二者誠有之。非謗之類矣。噫。此其責亦可謂下之難調耶。夫造物之生人也。勞矣。生而病則資醫。無醫猶無生也。故醫之勞與造者等。今閘造者誰。湯侯也。醫者誰。蕭侯也。繼蕭侯而醫者知爲誰。勞則等也。醫之劑凡幾。窒泄於整一也。靳而滯啓。賂而滯閉者。痛砭針之二也。

西溪湖記

虞之爲縣。壤高河水。東下舊有湖曰西溪者。嘗縣西南。主畜水以備旱。三鄉負郭之畝恆賴焉。宋末李顯忠既請其高者以牧。福邸仍之。遂盡田以庄。湖始廢。旱輒不登。元尹林希元欲復湖之。不果。入明。田既稅。則湖益不可復矣。萬歷癸未夏旱。知是邑者爲宋侯。既合衆以禱。乃更求長策。得湖以請於府某公。某若省及分省諸公。竝得可。遂復湖。湖東起湖山麓。北抵鄭家堡。迤北以西至龍古嘴前村之高阜。南盡長港。隄從而長。得弓可九百二十七。衡而廣。損從者三之一。周而度之。爲丈者千七百五十二。當湖爲田時。計其畝可千六百二十六。茲復田以湖。宜仍抵湖以田也。而夏蓋白馬三湖。適得新括浮畝可五百有奇。第都之區曰十二者。括地復得隱畝九百餘二百。直買之以抵田。而稅有隱羨於某所者若干。括得之。適相當。復用以抵稅。蓋二抵具而湖告復始。果他若水道。宜塞者塞之。凡七所。宜引以佐湖者引之。凡三十有

六所。閘之以瀦以泄坊。一以表築室。一以省責。其成於里之正長。畚鍤所及。計高廣近遠而課之。竝有差。費取倉粟。庸取募丁。閱幾月而迄事。是役也。不勞民。不耗公。取浮修墜。下相地紀。上佐天時。而中免夏畦之桔槔。使吾虞千百年之久。魑雖苛。不能必饑與殍於吾民也。是孰使之然哉。衆謀記於予。予謹記曰。侯名某。字某某。地人。以某支干進士來知虞。治廉平。而興學獎士尤諄諄云。

義塚記代

古者井田以養民。亦鑿井以共飲。而死徙無出鄉。四井爲邑。間有徙者。徙是邑而已。故易之井曰。改邑不改井。往來井井。曰改曰往來者。徙也。曰井井者。言徙而相恤。彼井猶此井也。易舉飲之井。固卽耕之井矣。夫有田以養。何煩於客徙。而不出邑。又安有客而死者。後世井廢而養窮。則不得不取養於客。客而不能歸。則不得不鬼於他方。而燕爲多多矣。而欲逐以營之。如范式李勉其人。則燕又爲少。會稽白子受采。義人也。求鄉之老而賢者十人。與飲誓酬。而興曰。殤劇矣。盍塚諸。然塚必自吾鄉。與山陰始。十老曰諾。告而從者三百人。得銀之兩千一百四十有奇。買地逮字齊化門之外六里。曰崇南坊。飭而塚焉。其大可容。其規可以久。事旣迄。白子以予嘗與聞也。遂以記謁予。蓋嘗讀周禮塚人而疑塚人之設。若曰。官出地以族葬國民。有墓大夫以掌之。則民宜無不葬者矣。而禮記月令乃復有孟春埋鬻之政。西伯之仁。其使民送死。當必無憾。而岐周之野。又間值遺枯而僅幸以掩。夫若此者。豈古者墓大夫之壆。特專爲不遠徙之農民。而職業所拘。有行貨行役於他方者。猶不免於溝壑。乃若西伯之掩而曰枯。此則豈父尙未遷岐時之

鬼耶。夫王政亦何常。要在隨時而補之以義。墓大夫不足。故補以埋齒。岐之枯骨失於先。故補以追掩。國家所在有公塚。以澤諸殤。塚亦曰義。初不虞客鬼之多如此也。公塚而鞠。故補以私。徙則出鄉矣。而死猶似不出其鄉之井也。予感且嘉焉。故記成而置碑。仍其名曰義塚。他若塚多羨地與舍。酌所息以需。事特詳而尤善者。隔女塚以別嫌。籍地舍。若工始末時。若課工。若諸創者。助者。贊者。名氏。若贊之等。悉碑北。

石頂浮圖記代

始予之治新河也。本以利農。士相顧指形勝曰。是且利我。乃遂以新河口可浮圖。請予復爲作浮圖於河口。小市石頂。梯者九。觚而面者八。高以尺計。可二百。所糜銀以兩計。凡三千有奇。率倚募不出帑一錢。總而董之者爲某官某。分而理之者爲某邑人某。出納而監之者爲生某。始壬午九月。迄乙酉四月。而浮圖成。予嘗謂人處天地間。而氣與之通。氣有溫涼寒暑。濁清忻慘和沴。凡此諸祥與諸不祥。竝從人口鼻膚孔。榮於藏府。乃始澆漱志慮。儲於心胷。而發揮於事業。與飲食衣服功用大相等。蓋一吞吐服習間。而靈蠢係之。故昔之人視山川城郭間氣。有欲去而不留者。必假物以留之。若投轄於井。牽挽酒賓。使復宴笑一堂。不遂落莫。蓋自樓觀亭臺。以至改一檐。蔭一樹。而浮圖則其最大者。舉無非留之之具也。氣留則爲諸祥。氣不留則爲諸不祥。故有疆域壤聯也。而郡邑郊墟相去僅炊煙。而風物人才不啻胡越者。則所云吐吞者。有以異之也。留屬具。使具而苟焉。則猶無留。舟之得水與其風也。必帆而後駛。帆大小同。苟完缺異。而駛亦因之矣。浮圖從大江高石頂拔起二百尺。觚八面而九梯之。其爲帆之大且完也。不已多乎。今

夫爲子弟者。以疾告其父兄。必先以療。不已而至於請召史巫爲厭勝。必且聽之。不如是。則猶爲有遺力。使堪輿氏舍其繆迂。用此道以治山川城郭。誰得而舍諸。雖然。此在父兄言則可也。萬歷某年月日。浙山陰某記。

修郡衢記

紹爲府。領縣者八。東南西三道綰錯而道。於他府號最衝。凡縣若他府有事於紹之府者。輿馬與人。蹄踵如織。雷轢而杵鳴。介然惟一衢乘之。而際府治者爲甚。故其圯也。亦易於他衢。圯而霖則沃。不霖則傾。不特病於履。於觀亦陋。今庚午或有新之之請。當其時。知府事者爲某。判爲某。推爲某。咸以爲比歲方饑。卽以衢矣。必且勞民。與其勞民。寧陋觀而病履也。而民之輩某某者。相與謀曰。三公明府以勞民而罷衢。卽以毋庸於勞民。而新衢者請可得也。於是某等以其辭請。諸公可之。遂衢衢成。計府以南止橋以東止。閣之東隴若干步爲丈。縱者若干。橫者若干。計石若干。役工凡若干。銀爲兩者若干。銀所自出。上自閣之大老。若卿大夫士。下至庶人。凡若干。出銀之等。多至若干。少亦不下若干。蓋所謂毋庸於勞民。而使厭履。新厥觀者也。邑人某記。

長春祠記

歟之何君曰洪者。其父翁諱某。當嘉靖某年間。賈於杭。得君最晚。其後翁漸老。君曰。賈不可已。而養又不。可達。於是始買廬以迎翁。遂世爲杭人。旣歿。葬湖南之麓。刻木爲祠。甲子間。君之仲子旻有疾。大困。禱醫。

勿驗。會人曰：餘姚有徐叟永者，能致神，迎之，永所致者神。附筆以書，自云：純陽子輒賦詩，詩曰：三春柳外鶯聲好，啼落殘紅半樹花。分付杜鵑休叫月，一窗香雨濕春沙。書已，君誦詩，知是不可救已。然時正冬，而此云三春，卽不救宜尙緩。後六日，是死。君懼，復令永致純陽子問所以。純陽子曰：昨云三春，三春者，謂是六日人也。示矣。主人不之省耳。君大愕，且痛哀其子。純陽子因謂君曰：死者不可救矣，生福不可修耶。吾爲爾號福修子。且曰：吾輩近亦厭壺嶠，而欲少憩人間。西湖之南有山曰長春，君家墳墓在焉，其爲吾卜築於此，爾兩世祖皆吾仙籍中人，故來以此相屬。吾屬不可妄得也。君稽首聽命，於墓之麓卜日，命工面江翼山中，奠一閣，左右夾之，上構一亭，飛梁壘石，下覆以室，用備時享。甃池澄深，欄楯聯校，雜樹鮮花，奇禽響答，儼然紫都始青之鄉。凡所規摹，悉出神意。扁聯之畫，亦並神書，多至數百餘字，悉皆瑰逸，迥無埃塵。始某年月日，旣成，肖像以升。凡列仙籍者，自某位至某位，十有幾人，而君之祖某公若女祖仙姑與焉。四時之祭品，數有等直，計工財糜金若干餘兩。予始聞謂神仙方厭世，而復索居於人，初不甚信。及是會何君於逆旅，君飲我以酒，道其事甚詳。予觀何君，信人也。予雖不信茲事，豈宜疑何君哉。予嘗覽純陽子傳，純陽子與人間來往事至多，不足甚恠。至王方平欲會麻姑，豈無其所。乃至飲食於蔡經家，此猶曰暫耳。若梓潼真人，令苟洙父子爲其作殿，自扁曰霄霞，自爲之記，而復自書之，其畫與文悉晉人名家筆也。是孰能僞之哉。今而後乃知世有忠信不琢之士，如何君者。雖神仙亦不得而遠之也。如此，然則今之記君，宜請純陽子自爲之。如洙父子然，要當不下梓潼真人，而願使予凡近者爲之，又何也。

半禪庵記

人身具諸佛性。辟如海水。結諸業習。辟如海冰。當而水時。一水而已。安得有冰。及其冰時。雖則成冰。水性不滅。又如煉汞求朱。矯白爲赤。齊鉛作粉。熨白爲元。變染而成。各有界畔。如由吳達越。必經錢塘。江心之際。吳越分矣。然東則投吳。還西則越。分無定形。際難剖趾。由斯以宣。半義舉矣。微之休寧居士程希正甫。家黃石潭上。大谷中萬松最深處。垣園百畝。名松逸園。裁勝構建。旣成八區。景聚心娛。莫不畢備。乃就半山。束茅以庵。用旂檀肖大士及諸菩薩。栖其中。而題曰半禪。書其鄉王山人仲房園記以來。而摘庵記於予。予惟正甫爲人。風雅勻停。根塵融會。所云半禪。將謂居士未離家緣。是則半俗。稍脫塵網。是則半禪。斯義諒爾。辟如塑像。工人以一石香屑和一石土沙而爲一佛。香穢雜處。終不成半。又如鷺雞孿生。一頭東行。一頭西赴。不着一邊。大修之人。不若頓超諸緣。盡澄性海。則茲半俗。莫非半禪。舉茲將化未化之冰。悉還一水。無禪可半。何況半俗。鉛白汞赤。越東吳西。義復如是。天池居士方墮無限俗中。有全禪契。眞諦不妄。爲作是記。儻書入石記。持向仲房古矜二長者叅之。

呂氏始祖祠記

餘姚之有諸李。其一爲呂也。而呂之遷餘姚者。則自新昌始。蓋在趙宋有呂億者。仕某宗朝爲大理評事。扈蹕而南。遂家新昌。七傳而至鎌。鎌父某。尙宋福邸官郡馬。當其時。虜逼宋。且及咸曉。鎌始圖遷避之。不果。傳珙。珙傳貴義。虜果及。而始遷上虞之達谿。悅餘姚山水。再遷餘姚之新河。於是餘姚有呂氏。呂與李。

聲相近也。高皇帝新立，用法嚴，當貴義。公世籍，戶口書誤，易呂以李，及覺而籍已上，欲請更不敢。貴義用是缺然以終其身。及簣呼其子德玉，訣曰：「吾死，其令呂氏子孫世世著姓，生則從李，而已沒仍呂。」自鎌至德玉，世修德，聞於姚。自德玉幾傳而有今師相公名本，以對策中上旨，甲第歷翰林，自國子師拜相，佐世皇帝致太平。十有四年辛酉夏，以太夫人憂歸，服既闋，舉廢追遠，漣漫一新，顧謂冢子禮部君元曰：「姚自始圖遷以來，積德幾二百年，而始集於我，幸不墮，其可以怠厥事。」女其更營之。禮部君亟共命趨，而拓舍旁地以祠四公。自鎌至德玉，治主以升，又置田若干畝，以給其屋，餼物數，登降之節，悉如我明集禮。始某年某月日，師相公樂觀其成，扁其門曰：「呂氏遷姚始祖祠。」使來命某以詞曰：「予將剏諸牲石，某再拜皇汗，謹按呂世侯伯，自夏封太岳，周太公望封齊，入漢以高后戚封侯者，亦多至二十餘人，而霸晚最顯。其後子孫在魏有虔，在唐有延之，延之子渭，有渭之子有溫，有公，在石晉有琦，在宋有蒙正有端，端子由誠，由誠子億，實始新昌。凡茲十一公一侯兩相，上卿者四人，侍從出守者視之，噫，盛矣！然始衰於戚，當二十侯時，族矣，而霸僅以釋免，積千百家而後有文穆公蒙正，正惠公端，及鎌之圖遷也，又以戚雖禍殊族，然播越亦幾衰矣。又積二百年而始有公，其在三代則太岳，太公望，在宋則文穆，正惠也。功德在天下，發祥在祖宗，報之以祠，孰曰不宜？」某遂頓首作詩曰：

周呂纘夏，胙土於青。祀岳煮海，實惟神明。迨於中葉，兩以戚故。日中而彗，亦世之數。在漢不戚，馴至霸度。大起宋唐，十有一賢。惟賢伊何，二相四卿。他昔侍從，代爲明臣。自刻之居，則爲宋戚。再卜而遷，乃居姚邑。

始踰於鎌。積二百年。又大於公。師帝格天。功德業業。爲望爲岳。其在宋室。正惠文穆。相公曰噫。荷茲景祺。是不在我。福由祖胚。作祠於姚。實尋故址。宏構拓基。則自公始。旣卜四主。用牢以升。春秋饗祭。嗣歲肇興。室宇物儀。遵我王制。族宗百口。可謂曰知。檐角暈飛。江海之湄。追遠歸厚。式此孝思。

石刻孔子像記

何氏餘冬錄載黃伯固曰。偶考夫子象無髯。惟家廟小影爲眞。又引孔叢子云。先君無髯。近郎氏七修稿亦云。吾夫子七十二表。形容盡矣。今象夫子者多鬚。而彼表獨不稱須。可疑也。意伯固所顧有據。然予讀家語。孔子適鄭。與弟子輩相失。獨立郭東門。鄭人謂子貢曰。東門有人。類似堯。項類臯陶。肩類子產。然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笑曰。形狀末也。而曰似喪家之狗。然哉。噫。吾夫子之然。殆傷已往往於諸國。君而往往不遇。終無所投止。四顧徘徊。如喪其家者然也。不遇則何補於東周。此春秋所以作也。故曰吾志在春秋。噫。徒志而已矣。東門人乃親見夫子。孔叢子夫子後。而荀子書云。東門子姑布子卿。則善相人者。竝不髯夫子。則貌夫子者。宜不髯。韓昌黎肥而胡。韓熙載羶而略鬚。兩人皆諡文公。姓又同。繪事者亦兩相誤。乃知人間事誤不少。

烈婦姚氏記代

隆慶六年七月九日。郡城三校諸生。上書於浙代巡謝公。言山陰縣十六都民姚忠女姚氏。當嘉靖三十六年。甫十有六。嫁本縣迎恩坊民朱縉。縉父故權吏。死而家益貧。縉嗜酒失業。閱四年。并其妻自鬻於某

宦家將挈以之京。妻覺之。悲曰。是將及我。且吾夫縱孱。吾夫族若吾族。儒家也。奈何令儒家女蒙嫌至此哉。欲拒。知不可。乃夜紉其裾袂。以自閉。懷石沈河死。實下和豐坊界上。去其居不百武。其後緡竟以貧死。無家。且無後事。遂不章。唯明公仗節蒞浙。急大體。先教化。所至郡邑。錄忠孝貞廉之輩。以風曉末俗。無間幽顯。如姚氏者。不宜久使沈淪。公覽書。下其事於縣長吏。長吏詣姚氏故所居處。召三老子弟及故嘗曉此者。問所以。咸如諸生言。謂宜表姚氏宅。而緡先以無家死。表無所歸。始議碑於其故沈所以覆。公報曰。可。且曰。碑以表姓氏。久卽湮耳。其記之以備作志者之采。令君謹承公命來徵記。某既記其事如右。因感之而歎曰。余老矣。垂八十矣。涉事頗不淺。至每見旌婦人。問之。非某貴人之妻。則曰某貴人母也。雖未必盡然。要之槩如是耳。於是受旌者方矜之以爲甚難。而評乎旌者且眇之以爲甚易。夫旌之者。風之也。苟易矣。曷風哉。至如今姚氏舉則絕反是。蓋受旌者得之爲甚易。而評乎旌者重之爲甚難。難之者。風之也。噫。惜哉。不意余老垂八十。而復一見院臺邑長之善於風民若此也。故於記事之餘。并及之以告。

鎮海樓記代

鎮海樓相傳爲吳越王錢氏所建。用以朝望汴京。表臣服之意。其基址樓臺門戶欄楯。極高廣壯麗。具載別志中。樓在錢氏時名朝天門。元至正中。更名拱北樓。皇明洪武八年。更名來遠。時有術者病其名之書畫不祥。後果驗。乃更今名。火於成化十年。再建嘉靖三十五年。九月又火。予奉命總督直浙閩軍務。開府於杭。而方移師治寇。駐嘉興。比歸。始與某官某等謀復之。人有以不急病者。予曰。鎮海樓建當府城之中。

跨通衢。截吳山麓。其四面有名山。大海江湖潮汐之勝。一望蒼茫。可數百里。民廬舍百萬戶。其間村市官私之景。不可億計。而可以指顧得者。惟此樓爲傑特之觀。至於島嶼浩渺。亦宛在吾掌股間。高竄長蹇。有俯壓百蠻氣。而東夷之以貢獻過此者。亦往往瞻拜低回而始去。故四方來者。無不趨仰以爲觀遊的。如此者累數百年。而一旦廢之。使民悵然若失所歸。非所以昭太平悅遠邇。非特如此已也。其所貯鍾鼓刻漏之具。四時氣候之榜。令民知昏曉。時作息。寒暑啓閉。桑麻種植漁佃。諸如此類。是居者之指南也。而一旦廢之。使民懵然迷所往。非所以示節序。全利用。且人傳錢氏以臣服宋而建此事。昭著已久。至方國珍時。求緩死於我高皇。猶知借鑒事以請。誠使今海上羣醜而亦得知錢氏事。其祈款如珍之初詞。則有補於臣道不細。願可使其跡湮沒而不章耶。予職清海。徵視今日務。莫有急於此者。公等第營之。毋浚徵於民。而務先以己。於是予與某官某某等。捐於公者計銀凡若干。募於民者若干。遂集工材。始事於某年月日。計所構。甃石爲門。上架樓。樓基疊石。高若干丈尺。東西若干步。南北半之。左右級曲而達於樓。樓之高又若干丈。凡七楹。礎百巨。鐘一。鼓大小九。時序榜各有差。貯其中。悉如成化時制。蓋歷幾年月而成。始樓未成時。劇寇滿海上。予移師往討。日不暇。至於今五年。寇劇者禽。來者遁。居者懼不敢來。海始晏然而樓適成。故從其舊名曰鎮海。

酬字堂記

鎮海樓成。少保公進渭曰。是當記。子爲我草。草成以進。公賞之曰。聞子久僑矣。趣召掌計廉銀之兩百有

二十爲秀才廬。渭謝修不敢。公曰。我愧晉公子。於是文乃遂能愧湜。僦用福先寺事數字以責我酬。我其薄矣。何侈爲。渭感公語。乃拜賜持歸。盡橐中買文物如公數。買城南東地十畝。有屋二十有二間。小池二。以魚以荷。木之類。果花材三種。凡數十株。長籬亘畝。護以枸杞。外有竹數十箇。笋迸雲。客至。網魚燒笋。佐以落果。醉而詠歌。始屋陳而無次。稍序新之。遂額其堂曰酬字。

青藤書屋文集卷二十五

碑

會稽吳侯生祠碑

會稽典史吳侯成器。徽之休寧人。其始仕會稽。當海上寇初入內地。侯以能將兵知名。於是承大吏命。提兵守水陸阨塞。歷浙東西南直隸。與賊遇。大小數十戰。斬賊首數百級。生獲數十人還。虜者亦以百計。凡戰之處。休止督發。設守出鬪有方法。禁士卒無毫毛擾居人。又能舍死先士卒。民多知其功者。往往就所戰處。爲建祠刻石。今曹娥江其一也。父老某等來告厥成。請予序事。予感而歎曰。曹娥一弱女子耳。當其嘒嘒婉戀。乃不知有門外事。至其赴父之難。眇大江。蹈洪濤。慷慨激烈。有猛丈夫之所不敢爲者。夫典史下僚也。動爲人所箝。倏然何異一女子。至其當國艱難。乃惟知曰吾臣而已。其仗劍舍身以當事。乃不復知有他計。此其人皆以忠孝植性。歷千萬古而同一道。今其祠若廟。歧然兩相望。豈偶然哉。詩曰。伊昔孝娥。垂筭執珥。當斯之時。一女子耳。憤江痛父。不得屍所。被髮亂流。娥猛如虎。今之仕者。沈伏下僚。倏然長歎。則怨其遭有寇在庭。孰敢攘臂。世將棄戈。何況邑尉。桓桓吳公。天植忠孝。先國後身。與娥一道。啓宇崇功。娥江之泚。祠木相望。照映江水。

徐相公碑

神姓徐名龍佛世鳳陽人宋端平三年三月十三日生當父官會稽學時嘗從道上拾雞卵腋之得白雞以鬪莫有敵者父母憎其俠遂去家爲縣獄長未幾改行讀書歸事其父母以孝聞歿而爲神至動人主咸淳三年詔封神爲白衣頂聖入明人爭奉之天順成化間再拓其居於故所稱學西鬪雞場所至宏治初乃有沈潤王世威事潤曰我嘗夜半膠舟淺水鬼火螢遠忽失楫我迷怖號神忽聞空雞遂獲楫以歸世威曰我爲老人隨祭南鎮夜歸忽一白衣告虎至已而果赤虎至我怖不能號白衣詫虎虎去翼我以歸及別問爲誰曰老夫會稽學西徐姓者也於是衆益趨信始請鄉先生陸建寧記於石而獄有衆以祠神神之跡顧漫不知也某縣之六年始刪定建寧記復碑於此而舉其義曰今世之祠神者固以神神也至問其所以神神者何則徒知曰不神胡獲封於人主又安能拔二男子於鬼窟虎口中以予按建寧記神之得爲神與其得封直云相傳耳而二男子事亦僅出其口有無不足據又烏足以證神之神不神哉獨鬪雞有場則真非無據者鬪雞而出於卵腋卵腋而直從道上無故獲之此則真神者事耳意當其時用博用獄以自擲弄必有詫呼束縱於圍場中絕奇特異其禍福善淫可以動天而宰幽者端平咸淳終神之世僅三十年正南渡兵時宜典籍之不備也今獄旣祠神卽不備不宜絕無所識卽識又不宜以無據者充也故予取於神卵而腋且拾者以存信爲作歌曰卵兮伏兮雌所職兮拾且腋兮僕代羽以翼兮孰思其故而能得兮膊膈膈兮戰靡北兮舍博而徒掌索纒兮生俠而雄歿而不可測兮遠圖者棘兮彼稷稷兮儔善而冤儔慝而殛兮

季先生祠堂碑代

先生蚤聞新建致良知之旨。既浸溢。懼後之學者日流而入於虛也。乃欲身挽其敝。著書數百萬言。大都精考索。務實踐。以究新建未發之緒。四方之士。從之游者數百人。自筮仕至老且革。無一日不孳孳問學者。亦且數十年。此其卓然以繼絕學。覺來者爲已任。而處心制行。光明夷坦。孝友忠信。蓋卜諸鬼神。鬼神許之。質諸兒童。兒童信之者矣。間有稍疑之者。謂先生當長沙時。以嚴以涅。爲人所彈詆罷。罷而獨居禪林。著禮書。將有所迎而希也。嗟乎。是烏知先生哉。先生先人秉憲爲大夫。家世祿。先生知長沙。爲太府。罷歸者不兩紀。身死幾不能殮。骨且未寒。而三子已寄舍於他人。涅者固如是乎。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萑苻之盡殺。子大叔之不猛也。芟稂莠。植嘉禾。治何病於嚴哉。而況先生之或過於嚴也。又其壯年養猶未粹之時乎。當長沙之入覲。善當軸者以書畀先生。先生疑其薦己也。懷之不達。及罷。啓書果然。始推官建寧。會寧藩變。先生提兵壁分水關。院史以鄉試役檄府長及先生。先生移書并綰長令城守。再三拒院檄勿往。卽得罪勿顧。若爲御史得謫。則以慈壽太后及肅皇帝兩宮故批逆鱗。卽茲三事。其所志不在榮進也。亦明矣。拂之於顯然之章奏。而顧迎且希於不可必達之故紙。迎且希者固如是乎。先生之學與行。仕與處。其懿美不可殫舉。其大約爲人所疑與信則如此。噫。一疑之一信之。彼從其疑。我從其信。亦足稱賢矣。乃不得與槩無可信者。一食與鄉之賢。殆十有二年。而先生存時。往往語其徒曰。吾子孫無顯者。而顯者之先。吾所知也。吾死。慎勿隨世俗爲鄉賢舉。與聞者咸志之。常快快。一日。越中薦紳暨家大人以先

生卽不樂於校。未必不樂於社。而祀於社。又吾輩之力所易爲也。議始倡。和者響應。郁穎上言。遂撤己所居旁舍四楹。徙置禹跡寺西林。實先生舊著書所。以祠先生。陳按察鵠。胡通叅朝臣。奔走督率益力。助貲者既衆。祠所需用。旬日告成。門以二重。垣徑略備。潔牲卜吉。治主以升。鼓吹道周。國人喜躍。以某職史也。宜書。某始見先生時。未知學也。既稍從事於學。而先生則已歿。歿而嘗追師之。竊比於聶兵部事新建之義。於是舉也。誠快之。書其敢辭。考之古。凡功德與言三立者。有一焉。則祀於國。而令先生居其二。昌黎乃曰。鄉先生釣於某水。遊於某樹某邱。其可指而樂者有三。則宜祭於社。而今先生獨苦於學。其爲三可指而可樂者。未嘗居其一。顧不卽祀於國。而亟祀於社也。於法雖有遺。本從我之信。以俟夫疑者之久。而自信云爾。於是謹書其舉事始終之歲月。與鳩工之人。若先生之世。曰。祠始於萬歷二年二月之朔。越十五日而成。又越五日而主以入。鳩工者爲里人王煉。先生名本。字明德。別號彭山。以進士仕。始推官。召拜御史。以謫歷縣佐長。起爲禮部郎中。再謫歷府佐。止長沙知府。他若助貲者。例得書。書於碑之陰。爲作歌曰。修篁兮叢枝。黃熊子兮招提。湘潭兮牧長。解佩組兮言歸。依短寮兮長席。載六籍兮以卑栖。髡管毫兮杵杵。惟以遺兮將來。淹日月之逾幾。靈冉冉其何之。祠靈兮享靈。匪他人兮吾儕。靈之來兮總總。挽北斗兮乘箕。中參差兮延佇。勞聘望兮何如。

知清豐沈公祠碑代商賢學

贈光祿少卿沈公鍊。嘉靖中以進士知溧陽。與御史爭可否。再調補清豐。凡十年。稍遷錦衣衛經歷。會虜

入古北口。漸逼都城。時肅皇帝久居西宮。至是特視朝。且詔下百官議。衆莫敢聲。獨趙公貞吉一開口。公輒和之。觸諱忌。已而上書請兵二萬人。願自效。虜退。會大風霾。公又上書。詆分宜。直甚。乃得罪。杖闕下。徙置保安。既至。則益結豪賢爲禦虜計。虜蹂大同。塞臣敗績。則割漢首以上倖贖。公移書詆之。又作射虎行。籌邊賦及諸謠詞。以彈激風刺。稍稍聞京師。分宜若塞臣畏且銜之。其後又削木爲檜象。令決耦射。中則舉觥相賞。喝值饑。則又散己財粟。活殍以千計。將卒割漢首。公得之。斃杖下者復數人。於是遠近無不頌公眞忠氣。益切齒分宜黨。黨爲計日深。公由此遂遇禍。不數年黨敗。而莊皇帝下詔錄舊忠。公得贈與廕。而後公知清豐者。相繼爲某某。因邑人意。後先經營。相與祠公於故唐南將軍霽雲祠畔。後若干年。某奉命以御史督學北畿。至清豐。吏士相率以記屬。僉曰。光祿之死。事於曩昔也。雖以勁然治茲邑。實有惠愛於民。且公鄉人也。敢以書請。予喟然曰。西國之刀。其鋒之銛。至斷犀兕。然人得環之。則遠指也。等於韋。今夫忠愛一道也。於民則爲愛。於君則爲忠。愛柔而忠剛。視用之而已矣。柔於邑而剛於廷。公眞能審所用哉。公三仕爲縣。其治愛多。不能悉錄。錄其大槩如此。至公爲士。以文名吾浙中。然文主於雄藻。類西京。其居常以孝弟節義爲經。而稍喜俠。以故每事必奇。鄉人至今談之。猶凜凜若生云。詩曰。韋緩弦急。各專所長。水柔火烈。不能相通。鸚翔蓬蒿。鵬搏蒼蒼。莊周所短。智效一鄉。於惟沈公。知柔知剛。方其作宰。用寬斥嚴。如牧而笠。求芻飽羊。及其在廷。挈條以揚。搏擊惡鳥。則爲蒼鷹。等爲令耳。一弛一張。式矜小鮮。或借尙方。柔可遠指。勁不留行。我儀圖之。西國之鋼。公死國事。論定棺蓋。鄉里垣塞。祀公者再。

清豐之祠。則以遺愛。豈偶然哉。宜南也對。

龐公碑文代

天順間。御史朱英所疏行兩役法。籍縣民爲十年。而統於坊里之長。每一坊一里中長各十人以傾之。令民按丁若田。五年而卒。錢與長爲吏辦公私費。在坊者主宴。在里者主饋。曰甲首錢。又五年而長率民詣縣庭審諸役。曰均徭。歲環遞以爲常。蓋五年一用民也。時頗稱便。其後吏肆而長饕。所云甲首錢。有一貧男子出白金至四五兩者。卽富家按田而率。有如畝滿千。出金不數百不已。於是貧者走徙。往往以錢累其長。其富者不免於詭其畝。半其輸。與例得蠲丁者。至若均徭。一不幸得驛庫或捕鹽諸役。其在榜中。願直役不過七八金。富民承之。則誅擢百出。不數百金亦不已。又不幸富者兼得兩里役。貧者或分得十之一二。則身家立破碎。於是每當書榜。則老胥黠長有朝持空手。暮金滿囊者。與詭輸相唇齒。而民之病極矣。南海龐公。舊爲御史。來按浙。其所因革予奪。悉匪故常。知前兩役爲病既大且久。乃一破其法。如一邑中調劑官百所需費。若諸願役。不縮不盈。與民之丁土相釐合。凡丁一田畝十。率出若干錢。與秋租歲竝輸於邑吏。明年百所費與諸所役。亦歲出庫中錢。擇其人掌之。且買且顧。名一條鞭。又刻帖人給一紙。令曉然無所謂甲首錢。長不得濫索。無均徭。富者不入驛庫。役最重且苦若鹽捕等者。不得勒富者募。而且歲輸僅若干錢。受詭者不得行。胥吏無所用其役以自殖。蓋自詔下行之至今。農始知貴田而櫃檐而食者亦重去其土。閭閻熙熙。略始甦息。然亦旣十餘年矣。諸父老子弟乃始贖金買屋以祠公。而屬石上言。

於予何晚耶。詰之。則相顧以對曰。公亦知永州事乎。柳大夫將奪蔣氏之蛇。而復其賦。蔣氏出涕汪然者。以蛇之毒人不若賦法之毒人甚也。龐公易兩役爲條鞭。是出我水火。加之衽席。今也。聞且將奪我衽席而復之水火。其毒於蛇也倍幾。予曰。誠若是。則父老等之言。衆言也。予言者。一人之言也。衆言也者。能致於聞者也。予一人言也。而又言於石。是不能致於聞者也。諸父老更進曰。急父母之病者。醫藥不已也。而兼事於禱祠。甚則且糜股上肉。又安問禱祠不如醫藥哉。噫。是亦可哀也已。予亦何容於喙。公名尙鵬。字少南。廣之南海人。嘉靖癸丑進士。今爲副都御史。

劉公去思碑

今夫以百里之長。而聽斷百里之民。長之心一耳。非有二也。耳與口目一耳。亦非有二也。而百里之民。蓋千萬其心。亦千萬其耳目與口。夫以千萬其心與耳目與口。如此其衆也。且鬼匿而狐姦者百出。而乘其所不及。至欲以一心一耳目一口以臨之。一不當。則強弱倒置。淳黠無所別。書吏起而陰把其衡。平者十一。而不平者十九。謗譟興而怨聲作矣。噫。然則孰謂聽斷非難哉。劉侯名某者。之長我山陰也。其才能真足以起敝而完補破裂。特以承某侯後。侯恬然安之。欲不取赫赫事更張。獨其聽斷則真若止水。鬚眉靡所不燭。若禹之鑄鼎。卽有魑魅魍魎。亦夔夔睢睢。畢露而不可逃。其折而低叩之。又若權石然。無不愜其輕重而後已。自一事至百千事。自一日至三年。民蹙而入者。無不踊而出。於是一邑百里之間。帖帖若無事。而史胥輿臺之輩。亦縮手重足而退聽。無有擾民一錢一粟者。在漢史劉陶以孝廉宰順陽。無他事。特

以縣多姦猾。陶能摘而發之。既去。吏民思之。復作歌曰。悵然不平。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今侯之以召入也。民思而歌之。亦如之未已也。謀共祠而碑之。而屬書於予。噫。固其宜也。異時邑校圯。侯新之。不令勞且費於民。江汰天樂。侯隄之。可十萬丈。廣狹長短。視田業而責之主者。民亦不知有勞。凡此皆教與養之大者也。然學不圯。堤不壞。則侯亦不作。吾所謂不獵取赫赫而必欲功自己出者。大抵然也。噫。有才而不急於名。此更難。

青藤書屋文集卷二十六

傳

贈光祿少卿沈公傳

青霞君者。姓沈。名鍊。字純甫。別號青霞君。生而以奇驚一世。始補府學生。以文奇。汪公文盛以提學副使。校浙士。得君文驚絕。謂爲異人。拔居第一。嘉靖辛卯。遂舉於鄉。戊戌。成進士。始知溧陽。以政奇。御史憚之。卒得詆。徙在平。再徙清豐。已乃擢經歷錦衣衛。以諫奇。庚戌冬。虜入古北口。抄騎至都城。大殺肆掠。時先帝倉卒集羣臣議於廷。大官以百十計。率嬖姁不敢出一語。君獨與司業趙公貞吉歷階。抵掌相倡和。慷慨論時事。嚴氏黨執格之。君遂抗聲詆嚴氏父子。又上疏請兵萬人。欲出良涿以西。護陵寢。遮虜騎。使不得前。因得開都門。通有無。便不報。無何。又上疏直詆嚴氏十罪。有詔廷杖君五十。削官。徙保安爲布衣。以戇奇。當是時。君懷憤之日久。而忠不信於主上。乃削木爲宋丞相檜象。旦莫射捶之。隨事觸景。爲詩賦文章。無一不慨時事。罵訶姦諛。懷忠主上也。當是時。邊人苦虜殘掠。而楊順者。方握符鎮宣大。虜殺人如麻。順不敢發一矢。虜退。則削漢級以虜首功上。君飛書入轅門。數順罪。順痛忌之。承嚴氏旨。日夜奇搆君。及甲寅。虜復寇大同右衛。順計不出前轍。君飛書益急。而君在邊久。嘗思結客以破虜。或散金募士人豪宕者。爲城守。保安饑。又散金市遠粟。粥僧舍。活萬餘人。順謂諸事非放逐臣所宜爲。可以叛搆君。遂與御史

巡宣大者路楷。會疏入告君叛狀。嚴氏父子從中下其事。棄君宣府市。連坐死者五人。既又馳捕其長子襄。械抵宣府。杖繫糜且死。會給事中吳公時來疏上。有詔逮順楷。襄得免戍。時丁巳秋月也。先帝始再聽諫臣鄒公應龍、林公閏等說。悟向者嚴氏姦罔。斬世蕃西市。奪嵩官籍其家。再踰年而先帝崩。遺詔錄嘉靖以來以言事得罪者。君得贈光祿寺少卿。蔭子一人。今上立一年。襄復疏父冤。順楷坐死。上感君意。爲制文命省臣祭其墓。

外史徐渭曰。余讀離騷。及閱青霞君塞下所著鳴劍小言集籌邊賦。扼腕流涕而歎曰。甚矣君之似屈原也。然屈原以怨。而君以憤等死耳。而酷不酷異焉。雖然。死不酷。無以表烈忠。今夫干將缺且折。其所擊必巨堅也。君結髮廬越山。至入仕。至放居塞垣。其特奇行多甚。言之人無不駭心墮膽者。然其要卒歸於孝忠。君少時。君父翁睽其室。走京師。誓終焉。其後君舉於鄉。入京。悉要其鄉人爲供具。長跽請歸其父翁。哀痛慟號。路人無不灑泣者。父翁遂感動。亟命駕歸。翁嫗相歡如初。跡君所爲孝如此。其忠固有自哉。然余嘗至京師。過君故舍。舍旁人爲余道沈大夫盛時車騎集門如流水。及禍起。門可張雀羅。所不去者。永嘉張尙寶遜業。鄉人胡通政朝臣耳。然兩公者。卒以此得禍。悲夫。宋玉爲屈原弟子。原死。玉作些招原魂。余於君非弟子。然晚交耳。君徙居塞垣時。余直寄所愴詩一篇。愧宋玉矣。

白母傳

白母者。山陰某里葛氏女也。年十六歸白公瑾。公素弱。母爲善調節。使讀書成所學。成化中以進士爲分

宜知縣母與俱往。其明年公病踰時而庫所貯銀尙數千兩。鄰近有因饑而作亂者。聚徒百餘人。將刼取之。縣固無城郭。寇倉卒將及門。諸簿丞與其妻孥既棄署走匿他所。母獨分命家人力拒其兩門。乃始遷公別室。埋其銀汚池中。着公之服。升堂以俟賊。賊至則陽爲好語相勞苦。益盡出其所私藏釵珥衣服諸物以與賊。賊謝而去。而不知陰已表識其間。用是後稍捕得之。未幾公竟以病死於縣。先是縣阻江水一方。舟渡人多爭溺死者。母勸公爲浮梁以濟。而公之政治有恩惠。又大略時出母之意。母之賢旣已聞縣中。至是喪公而歸也。民哭聲溢郊野。其婦人載囊哭以送者。途相次如魚鱗。母都一毫無所取以歸。時年若干矣。歸若干年而後卒。其始歸時獨閉門謝外事。修飾謹慎。以率先其帷中。教子孫使治行誼。里中人賢母。亦如其在分宜也。至其末年皓首時。乃始聽鄰人諸族戚之請。爲之決疑難。斷不平。有不認於官而謀於母者。卽桀猾。母一言冰解而獸伏。於是府若兩縣學諸生數百人。以母走告知府湯公。公令榜其門。時母已老。就枕席。至榜日。獨呼其孫憲令起沐浴更衣坐堂中。益遍召其諸子孫使來前。榜聲絕而母逝矣。

論曰。古今稱節婦貞女者多矣。兼才與智而有之。唯孫翊妻徐氏耳。紆緩圖之。而乘時以亟發。殆兵家所謂擴張發機者與。然徐旣許覽以昏。則可延日時。得自爲謀。有兩故將可召。則可與共事。未聞以文吏婦與其家衆數人阻百餘創起之寇於呼吸之間。匿貯金。徙病男子。假冠服。出所藏。又默識其所欲與。若母之敏給而奇者也。假令母與翊之妻不爲婦人。在今日得提數萬之衆。以與閩越東夷之寇相從事。其所

謂敏給而奇者。又不知何如也。余於斯重有感焉。母之曾孫賁。數爲余道母事。且曰。母死時。出其篋中所計族人婚姻巾括衰帶。至麻縷繫綴之細無不具。其他物稱是。子孫男婦人哭泣成禮而已。噫。觀於斯而母之慎密計深遠。又如是哉。

王君傳

吾友王君諱某。字某。卒之。又明年。其子府學生某以塋其考。時缺志銘。懼遂殞歿其素也。乃書狀來請傳。余讀已。喟然者久之。夫以王君少穎敏苦學。未弱冠。以儒充試。一不售。乃爲生於府學中。便廩食。其後試有司。無一第不高等。且間甲諸同學生百里之外。裹糧而趨學者。無一不就。王先生塾乃弛擔。如是且三十年。數奇矣。然猶以貢拔。此人人能知之。某亦能言之者。至其以文受知一府公。府公憐其貧。頗風之人。持百金爲壽。請府事。而君不爲動。先是。又一他府公受一鄉翰林托。令簡壻。以屬君。君對曰。某薄命。業已約婦。無以承使君厚惠。府公復翰林。戲舉舊事曰。事不諧矣。此雖人人未必盡知之。然某猶能言之也。至君以一經教弟子。致束修若廩食。準銅錢以個計。可百萬。乃悉以同諸弟。瑜者教之。瑕者食之。終其身爲一簣人。此則人或知之。生君未嘗言之。死。某亦不得言之者也。今夫身至大官。錙盈藏。乃嫂叔矜耄鋤。兄弟以故業而鬪者。豈少哉。噫。可傳已。君有膽量。嘗讀書山中。雷破廬木。弗怖。多鬼。稍來弄人。弗迷。白晝面滿月。應法。匪特文當顯也。而竟止此。命也夫。

論曰。懋新君雖簞然喜植花木。畜魚於盆池。買古書帖及名人畫滿篋笥。數餽俎銜杯。喜翩翩也。卽爲舉

子業。然亦時爲詩及好人爲詩。城中大家治園池不少。友人中爲詩者亦往往有之。然予不數過也。而特數過君。君之辦景豈真過富人哉。而乃今則已矣。莊周曰。自惠子死。無以發吾言也。

彭應時小傳

彭應時。山陰人。始以文敏爲生員。旣以俠敗。乃用武中武科。爲鎮撫。又以亢被黜。家居困鬱甚久之。都御史王公抒來鎮浙。知其材。檄使練士。會參將盧鏜自松江擊走蕭顯。公令應時截諸海塘乍浦。爲賊所掩。乃奮鬪被鎗。墮馬死。死之時。猶恠罵其馬前卒。促使已脫身走者。應時性聰敏。能詩文。材力武技。一時蓋鄉里中。而馳射尤妙。幾於穿葉。少年時使氣。人莫敢忤。至是善撫士卒。士卒且樂爲之用。而竟以敗死。命也夫。

青藤書屋文集卷二十七

墓誌銘

高君墓誌銘

君諱陞字進之其先江都人靖難師起五世祖觀音保以從征轉徙遂來居紹之紫金里始官百戶後落秩總旗三傳至賢有子五人其季名奉者娶謝氏生君與按察經歷陽君爲人如出冶劍少卽露鋒鏑師參議胡公某某數睨以語人君時尙簞其伯父泰無子嘗提千金產欲後君君謝去人奇之無何果以賈數致千金歸則踴進其尊人恣所以旣又澤其宗連若簞舊故必遍且歲襲了不見厭倦時於是自家至燕齊數千里內皆知高賴公孝友嗜義有古俠士風復善料有急輒投君益爲營且費往往傾囊然至貴游或黠少年有所挾者欲出其一銖於匱不得也晚尤好結賢豪文士與磨切事一裁於義時召客把醵以談切齒不平風雨颯颯集座中忠孝人遇災禍輒攬仇思有以快以故客燕一旦跨驢度居庸馳保安把沈錦衣袂痛哭旅寓錦衣出匣中貓睛睽睽若果核意以酬舊逋君笑曰沈大夫仕在平清豐時當吾賈道寸步耳吾不入取金今投窮邊萬里雪沒頸來取金耶擲不顧去大抵君所爲皆此類也君敏絕素解文理其交我也實以文乃終不請乞一字人恠之君曰辟諸山川挹其秀止耳何用採掇爲及繫君每入餉我必日仄而唏以出噫豈亦有痛哭保安意耶君歿之前三日其長子文明持君書來訣故今塋也

諸子來告曰。曰。今隆慶之壬申閏二月之廿有八日。告所曰。荻埠。告銘曰。先生幸銘之。予以罪不可。某君涕曰。君志也。余亦遂涕以銘。銘曰。

馳雪塞。哭霜臣。擲狸睛。眇蚨緡。過我之日。今風伐木。樸兮檝。爾兮孰。

蕭女臣墓誌銘

吾友雲萊子蕭女臣。年三十九而死。墓未有誌銘。其父老而諸孤幼且貧。亦不知爲其父請乞。而諸友則數屬渭。久之。渭追誌母兄妻。而女臣於渭好兄弟也。因誌女臣。女臣生而瘠。峻捷輕步履如飛。性絕聰明。亦絕疎落鹵莽。薄世俗。有物外想。年十六七時。其叔提學副使公諱鳴鳳者。深愛之。歲具衣食。令就渭家同學於師。女臣心不喜舉業。獨喜秦漢古文老莊諸子仙釋經錄及古書法。以故楷甚精。摹十數種。死後爭得之。率丈尺金數兩。其於諸古文仙釋。則不求甚解。獨心竊好之。嘗從師季長沙公訪周江郎山人。與渭過宿北菴。上人之所。從玉芝師者歸。則翩翩然欲飛去。晚尤喜與人飲。譴。每自其贅婦錢塘朱家走其家中。梅踵不旋。輒走渭所。寓禹蹟寺中。與諸所好同席枕。或累數月。無日不痛飲。眇世事。感慨百集。病且劇。猶臥寺中。渭與葉子肅侍之。月餘而始歸中梅焉。女臣既貧。而性復好施與。又不事生業。獨守一弟子員。心益厭苦之。或爲人師。所得僅資一歲。至是又亡其妻。用是以窮愁死。而人不知。見其外終曠蕩。於是盡歸罪於酒與色矣。子五人。皆穉小。始而寄散養。長大者今始歸焉。女臣以某年月日死。訃至渭哭。寺中幾絕。以某年月日塋某所。不給。渭與某稍會斂以遺。銘曰。

枕耶席。寺禹蹟。欲與君共之。今可得耶。

吳孝子墓誌銘

孝子吳翁諱濬。字潮源。號素齋。世居山陰利樂村。始祖竄。唐大中間。以高節賜號文簡先生。其子蓋。徙諸暨。入明。至瞻。後家山陰。瞻子臯。徙清道里。臯子俊。娶平。當成化十有八年。月日俱十一也。而孝子生。生十歲。輒抱書。以數言活父。御史臺中人奇之。及長。修身表俗。務厚人道。嘗淪肱。劑父病。父死。侍母寢。足不至閨闥。冬煖衾。幾四十年如一日。先是。妻陸暴死。倉卒請母木以殮。覺母少色忤。遽徹妻喪。治母木。廬火。翁以構忘母辰。一弗壽。遂終身。不令家壽已。至是。翁年八十矣。道父母生時事。尙往往作嬰兒啼。其於人好解劇紛。里中事行止。必曰。吳孝子任否。人藉以爲瞻云。子曰。鳳鳴。籍諸生。以俠坐誣死。孫系。綬。紳。屬銘。予辭以繁。至再。輿石入。遂書銘曰。

庭中有翁。不弛其親。座中有翁。坐客盡驚。今其往矣。巷無居人。蓋美不勝書也。吾取其大者以銘。

嫡母苗宜人墓誌銘

宜人姓苗氏。雲南澂江府江川縣之里人也。父某公。諱有文。雲南府廣狼衛百戶某之弟。爲澂江府諸生。美丰姿。性聰敏。善琴。娶左衛人女褚氏。太君生宜人。有文公年二十一病死。時渭府君已舉於貴。久之始拜巨津知州。抵滇陽驛。所與俱童宜人。旣道病死。殯雲南之歸化寺中。而巨津故隸麗江土官。府不可居。時王先生之尊公諱理者。適爲兵備僉事。按雲南。於府君爲中表兄弟。乃始檄府君歷攝嵩明。鎮南。潞南。

江川祿豐三泊諸州縣。而時以長兄淮取俸於麗道。遇宜人侄佐旅。語及宜人。府君稍以媒往。不入。其後府君攝江川。佐又爲太君訟其母家。負嫁時所與田。德府君而太君母范有妹夫楊武者。家雲南。爲千戶。徙太君與宜人其家。楊旣富人。公復有屯田在嵩明。屬其稅於府君。因憶往年佐所及宜人事。遂成之。宜人乃歸府君。宜人寡六年而有佐。語又六年而嫁。其始以守自誓。欲不嫁。太君又憤其宗人當始嫁宜人時。利壻家財。縱嫁。亦不令其在鄉。令更利。謂府君征那大功。當遷轉其地。又家籍近在貴。故不難之。及嫁。未踰月。倉卒赴夔州。太君乃嚙宜人臂以別。故其當府君仕及解官歸。卽已戀太君。稍不樂。府君下世。益厭其長子婦宗親人及越之風物。迨後家零落。舊使侍悉散去。又日夜課望渭。用是以鬱憤死。然心未嘗一日不痛念太君。死之夕。亦嚙渭臂以決。而命火其骨歸太君鄉。實嘉靖某年月日。年五十九。以某年月日合府君葬焉。宜人性絕敏。略知書。其持身嚴毅尊重。內外莫不敬憚。其描寫俎醢。爲世女師。其才略酬應。畜釀種植。出入籌策。駁辨禁持。則宗戚子婦賓客塾師老牙嫗悍奴婢靡不失氣。其保愛教訓渭。則窮百變。致百物。散數百金。竭終身之心力。累百紙不能盡。渭粉百身莫報也。數欲攜渭走其鄉。謁太君。時節旦莫。數爲渭道其鄉親故變遷景物風俗。宛在渭目前。至太君必慟哭乃已。又數疑太君或已死。不得一見。而宜人死時。太君乃反在江川。養其侄某家。時兄潞去家往貴。至應雲南省試。尙得見之。而宜人不得聞也。痛哉。渭旣以宜人寶渭。事多不可述。而哀宜人生死終孤羈。且痛母太君也。故誌所履特詳。而收涕以銘之。銘曰。

魂欲往兮。奈兒在此。魂欲留兮。奈母在彼。愛母與兒。孰少孰多。魂不可以去留。傷如之何。

伯兄墓誌銘

兄諱淮。字文東。號鶴石山人。渭父之長男。先嫡母童。宜人所出也。始父兩爲守於滇蜀。兄俱隨。父歸。兄則爲客遊。足幾遍天下。所不至秦晉閩桂林而已。喜蹴踘燒丹。又喜施貸。貸或十百金。不責券。人往往負之。亦不改。以故漸散其貲數千金殆盡。渭少依繼母苗。宜人死。依兄。兄視之如己子。時或以兄無子。令改卜先人墓地。師曰。是利末支。兄曰。令弟有子足矣。然兄終無子。始兄嗜丹術。性復散宕。不內戀。如有待於兄弟中。乃始盡舍其家室。益遍遊名山嶽。庶幾一遇神仙焉。而卒不得。其客遊則多在湖州間。所更嘗廣破舟瞿塘峽中。得不死。每涉錢塘。過楊子呂梁。值風怒。人失色。祈神鬼。兄曰。溝耳。人相傳以爲笑。然性古直。不逆詐。沈毅寡言笑。有長者風。世所稱真。可托妻子。里中兄一人而已。生宏治某年月日。死嘉靖某年月日。年五十四。死之前一月。猶與故扶溝知縣零陵蔣先生者鑄鼎稽山中。蔣一往東陽。及再來。而哭兄於寢矣。以某年月日。葬父母側。合嫂楊。銘曰。兄所志。弟所知。歷名山。仙與期。其魄雖塋於此。其魂氣則無不之。

仲兄墓誌銘

兄諱潞。字文邦。長兄淮同母弟也。始與長兄俱隨父仕滇蜀間。後歸。補府諸生。考輒不利。私念父昔以貴州龍里衛戎籍鄉舉。而隨父官滇時。嘗記姓名於衛學。於是一旦挈嫂氏往入衛學。考輒第一。衛諸生忌

之相鼓告詐冒。其後場中文已中選。拆糊名。竟以是避忌落榜。後三年。丁繼母苗宜人憂。迄庚子。復得應試。而布政使職提調者。故紹興知府洪公也。素忘分。日與兄銜杯心注焉。而兄竟以痢昇歸衛。追唱名入。諸生驚問徐生安在。令卒遍號之城中。而兄竟以是病死。死年纔四十。於乎。兄亦勤矣。兄在家煦煦一公子耳。乃因困發憤。舍其貲。走萬里道。與僮僕食糲衣麤。入洞簪穴虎處。取穀息於蠻子。而嫂則自釀酒漉菽爲腐。或爲人縫刺以自給。於乎。兄亦勤矣。兄性聰明純厚。善諸俗。其去之衛。學益進。都御史陳公討叛土官阿向。久不克。上策一篇。大奇之。立簪花袒絳綰給筆墨札。其後稍爲古詩文。而衛固少文。故自撫按大吏以下。至百戶軍人家。靡不敬藉兄。然俗獷悍。少焉輒忘其好。或拳毆而吾宗人爲甚。兄生宏治某年月日。去家若干年。死時嫂童氏火之。拾其骨以歸。葬父旁。無子。始兄將去。筮之。得離之九四。人至是以爲驗。銘曰。

父入虎穴得虎子。其子從之焚如死。同所行。異所止。命也夫。

亡妻潘墓誌銘

君姓潘氏。生無名字。死而渭追有之。以其介似渭也。名似字介君。介君慧而樸廉。不嫉忌。從其父官於陽江時。時拾無所記詰之錢銀。以還其繼母。渭贅其家者六年。終不私取其家之付藏者。一縷以與渭。父自陽江陞趙王府奉祀。還過梅嶺。開匣取十金與之。戒勿泄於母。介君怯焉。卽以投於兄。與渭正言。必擇而後發。恐渭猜蹈所諱。生時處繼母及繼母之弟妹。若宗親。僮僕婦女婢。始終無不歡。死無不憐之者。生子

一名枚。娠時夢月及產。頽然笑謂渭曰。無異也。介君始病瘵。產而病益加。踰年而死。死之前數日。有嫗入自後戶。犬逼之。躍積稻中。不見。死後月餘。而家之蒼頭夜網魚歸。泊門忽墮水。起而憺然。有神馮焉。聲音笑悉介君也。道生時事哭泣。悲兒子。責無禮於其所親某。介君生嘉靖某年月日。某年月日死。其家年纔十九。以某年月日歸其柩。葬舅姑側。去可三丈許。銘曰。

生而贊其夫。死而不識其姑。女雖慧。魂悵然其踟躕。生而綴其珮。死而歸於其妹。女則廉。魂釋然而勿愁。生則短而死則長。女其待我於松柏之陽。

自爲墓誌銘

山陰徐渭者。少知慕古文詞。及長益力。旣而有慕於道。往從長沙公究王氏宗。謂道類禪。又去叩於禪。久之。人稍許之。然文與道終兩無得也。賤而懶且直。故憚貴交。似傲。與衆處不浼袒裼。似玩。人多病之。然傲與玩亦終兩不得其情也。生九歲已能習爲干祿文字。曠棄者十餘年。及悔學。又志迂闊。務博綜。取經史諸家。雖瑣至稗小。妄意窮極。每一思廢寢食。覽則圖譜滿席間。故今齒垂四十五矣。藉於學宮者二十有六年。食於二十人中者十有三年。舉於鄉者八而不一售。人且爭笑之。而已不爲動。洋洋居窮巷。僦數椽。儲瓶粟者十年。一旦爲少保胡公羅致幕府典文章。數赴而數辭。投筆出門。使折簡以招。臥不起。人爭愚而危之。而已深以爲安。其後公愈折節等布衣。留者蓋兩期。贈金以數百計。食魚而居廬。人爭榮而安之。而已深以爲危。至是忽自覓死。人謂渭文士且操潔。可無死。不知古文士以入幕操潔而死者衆矣。乃渭

則自死。孰與人死之。渭爲人度於義無所關時。輒疎縱不爲儒縛。一涉義所否。干恥詬介穢廉。雖斷頭不可奪。故其死也。親莫制。友莫解焉。尤不善治生。死之日。至無以塋。獨餘書數千卷。浮馨二。研劍圖畫數。其所著詩若文若干篇而已。劍畫先託市於鄉人某。遺命促之以資塋。著稿先爲友人某持去。渭嘗曰。余讀旁書。自謂別有得。於首楞嚴。莊周。列禦寇。若黃帝素問諸編。儻假以歲月。更用釋紬。當盡斥諸註者。繆戾標其旨以示後人。而於素問一書。尤自信而深奇。將以比歲昏子婦。遂以母養付之。得盡遊名山。起僵仆。迹外物。而今已矣。渭有過不肯掩。有不知恥以爲知。斯言蓋不妄者。初字文清。改文長。生正德辛巳二月四日。夔州府同知諱總庶子也。生百日而公卒。養於嫡母苗宜人者十有四年。而夫人卒。依於伯兄諱淮者六年。爲嘉靖庚子。始藉於學。試於鄉。驟贅於潘。婦翁簿也。地屬廣陽江。隨之客嶺外者二年。歸又二年。夏伯兄死。冬。訟失其死業。又一年冬。潘死。明年秋。出僦居。始立學。又十年冬。客於幕。凡五年罷。又四年而死。爲嘉靖乙丑某月日。男子二。潘出曰枚。繼出曰杜。纔四歲。其祖系散見先公大人志中。不書。塋之所爲山陰木柵。其日月不知也。亦不書。銘曰。

杼全嬰。疾完亮。可以無死。死傷諒。兢繫固。允收邕。可以無生。生何憑。畏溺而投。早嗤渭。既髡而刺。遲憐融。孔微服。箕佯狂。三復蒸民。愧彼旣明。

墓表

陳山人墓表

海樵陳山人鶴卒之六年。爲嘉靖乙丑。其子廣西都指揮僉事某。將以是年春二月之十日。葬山人於某所。與山人配胡安人合。且擬乞銘於湖之茅副使坤。而先以狀屬柳君文。至是顧以葬事阻湖之行。又以余與柳君先後得友山人。雅相抱筆伸紙以朝夕。庶幾稱知己於山人也。顧且令予表山人墓。而柳君所爲狀亦束不使見。且曰。必按狀而表吾翁若母。安取於知吾翁哉。噫。都君之志則善矣。乃若天之所以縱山人者。豈惟余不之知。雖山人亦不能自測其然也。然謂余盡不知山人固不可。山人生而穎悟絕羣。年十餘已知好古。買奇帙名帖。窮晝夜誦覽。十七而始以例襲其祖翁某軍功所得官。官故百戶也。山人固不喜握鞭轡弓矢。以自匿其芒角。負平生一旦鬱鬱得奇疾。更百療莫驗。山人則自學爲醫。久之洞其旨。則自爲診藥。凡七年而病愈。愈而棄其故所授官。着山人服。乍出訪故舊。神宇奇秀。余從道上望見之。疑其仙人也。居數年。始得會山人於甥蕭家。酒酣言治。山人爲起舞也。而復坐。歌嘯諸謔。一座盡傾。自是數過山人家。見山人對客論說。其言一氣萬類。儒行元釋。凌跨恢宏。既足以撼當世學士。而其所作爲古詩文。若騷賦詞曲。草書圖畫。能盡效諸名家。旣已間出己意。工瞻絕倫。其所自娛戲。雖瑣至吳歎越曲。綠章釋梵。巫史祝呪。權歌菱唱。伐木輓石。殢辭難逐。侏儒伶侶。萬舞偶劇。投壺博戲。酒政鬪籌。稗官小說。與一切四方之語言。樂師矇眊口誦而手奏者。一遇興至。身親爲之。靡不窮態極調。於是四方之人。日造其庭。盡一時豪賢貴介。若諸家異流。無不向慕。願得山人片墨。或望見顏色。一談一飲。以爲幸。雖遠在滇蜀。亦時有至者。卽不至。幸以書托交。每旬月積紙盈匣。山人又喜拔窮士。士或往四方。又必借山人片墨以動。

豪貴人每值山人飲。旅者行者。舉爵持俎。載筆素以進。山人則振髯握管。須臾爲一擲。累幅或數十丈。各愜其所乞而後止。而往復箋札。援酢去留。目營心記。口對手書。又難以論說娛戲。如前所云者。一時雜陳。燦然畢舉。於是軒蓋益集。省諸司巨公郡縣長吏。或銜命之使。有未見鄉摺紳而先造山人者。山人臥未起。或時就榻見之。諸公既異山人姿。高其履。而山人指顧自如。雄談闊視。雜以嘲詆。無不氣折心醉。願內交而去。蓋家居如是者幾三十年。以爲常。乃一往金陵。客四年而不復返矣。嗟哉。始山人少時。游金陵。將造尙書顧公。公先一夕夢李白。及見。乃山人也。遂深相結。而今之殮山人而哭盡哀者。爲尙書孫公。官又皆禮部。豈山人終始於金陵。固自有數耶。嗟哉。山人之配爲胡安人。先山人幾年卒。故千戶胡公女也。公性方嚴。無子。教其女如子。以故安人賢且才。率能給山人取。山人雖外豪宕。然事父母至抑畏。處諸弟若女兄弟至和愛。周貧乏。不問有無。至於宴客無虛夜。調飲食。紉巾服。皆時時出新巧。安人無不佐之。隨事立辦。於是山人內成孝友。外益得肆其抱以驚一世。故予嘗謂山人氣雄邁。跨諸貴游。似東方朔。才敏似劉穆之。其爲瑣細藝劇。忽整衣幘。談理道。辨世務。又大類曹植。見許淳事。然穆之史載其妻截髮爲食。飲事雖不類山人。然其賢可想見。而朔數買長安女。未聞其妻之妬。且割肉遺細君。又意甚驩也。此亦與山人夫婦中頗相似。而獨悉舉山人百所能。真若海驪山負。則三人者。互有所短。而山人獨兼之。此所謂天所縱。雖山人亦莫測其所以然。豈以予寡陋。謂其智蓋知山人耶。故予略述其所可知者。以復都君之請。都君當朝奠。以予表若柳君狀。竝告於山人。脫稍相異同。山人當自知之也。

青藤書屋文集卷二十八

行狀

呂尙書行狀

資政大夫南京工部尙書、前巡撫雲南、兵部尙書兼右都御史、新昌呂公歿之四年，而某奉璽書還自楚。公之子國子君某來，以公行狀告，再拜俯興，涕不可止，曰：「某翁與若翁，公所悉也。不腆先人之遺幣，若小子日所紀與諸宗之年所譜者，敢以千噫。夫君子之於豪賢也，不幸而不身當其世，與其人，則讀其書，想見其行事，至有願爲之執鞭。若子長之於平仲者，故特爲之傳管晏，矧生而身當其世，幸與其父兄共挹其波，承其風，後先同秉笏而進，解車而退，奔走夙夜於兩朝，效命嬰珥於戎蠻萬里之外，若義不使彼獨死我獨生者，又其學紳孔子而佩周公，不問道遠而任重也。且公嘗表我先子墓矣，藉使公先吾先子，則是役也，儻吾先子事也，雖不敏，敢不竭其愚。雖然，遷之傳嬰也，止兩事，公所宜傳者，且不少，不可褻以細。謂國子君，吾姑狀其大者，以備國老采。君等姑譜而藏其細者於家。公諱光洵，字信卿，紹興之新昌人。溯其始，實爲周太公望，其居新昌，則自趙宋大理評事諱億者自青始。十一傳而爲贈按察僉事存正，存正生樂，樂生廷圭，及廷安，廷安無子，子廷圭，子世良。自世良公而上，至廷安，廷圭兩公卒，以公貴，得贈及地，皆尙書右都御史，妣皆夫人，而世良公者，公之父也。稱偉丈夫，而公特肖其稟與訓。當嘉靖壬辰間，甫踰

冠便成進士。知崇安。崇安一女子中祟。其縣中豪舞訟者。欲因以覘公教。其父持一紙倉卒訟祟鬼於公。公徐收其紙內袖中。日且夕。薦易草移城隍所。明夕祟來。謂女曰。何至是。我姑去。霜降後復來耳。至霜月。公果丁章夫人憂。服闋。補溧陽御史行縣。羹誤墨。疑之。欲一切以毒法。公馳往。取羹立啜。盡一器。御史悟。爲起謝。在溧三年。上下以學道聞。召入。補御史。世皇帝南巡。大學士某居守。增設員以外數十百人。公奏罷之。又奏河東薛瑄。崇仁吳與弼。新會陳獻章三賢者。不宜不在孔子廟庭。十九年地震。則又言九邊中有大闕綻。凡十事。不宜不補。馬倒死。不宜獨責廝養卒。最不宜者。令芻地漁入倖戚貴家。宮僚儲本。不宜使非其人。其人矣。又不宜不重其禮貌。如是者。凡十餘。竝要切。觸諱忌。改領江西。遂出嶺南。直隸蘇松常鎮四府巡按事。蘇松苦水劇。乏善計。吏後先孔塞。亦無了息期。公總釀有法。水效職至今。工罷輒譜畫冊。書可千百年不虞滅沒。奏入。世廟嘉之。賜金綺。又奏免旱租六十萬。用餘皇破海寇大洋中。罷覆刷陳牘。省費無算。再賜金綺。進奉二級。代入。會虜入古北口。逼京師。與故侯鸞爭馬市不可。一日章十三上。謂虜驕易與。且都城何地也。可使逞以歸耶。今日臣有死無和。有進戰無退守。上覽表爲動色。公亦自掖馳歸。托其母夫人姑婦間於所善。欲以身死國。會虜退而止。改領京畿。遷南京光祿寺少卿。改北。丁贈公憂。芝產其廬。起補。更太僕大理二寺少卿。俄復補南。如故職。徙尹應天。諸輸府者用富民。苦別索。公易民以官民便之。率以祠公。徙卿大理。會卒。以枵殺戶侍郎。晉公右都御史。領餉事。俄改侍郎。二工部。自尹至工。改者四。竝南。旣又改北。工左。公用餉則卒馴帖。用工則商輩祠公如其尹。用工於北則大橋成。晉奉正二品。

於是癸亥間雲南事漸痺。砭者鮮效。舉朝則交共舉公。公遂從工左遷右都御史。以繡斧往蒞雲南。至則首軍昆陽。斬叛酋馬苴。李應朝。昆陽平。明年春。水西宣慰安國亨叛。寇霑益。夏。李向陽。方廷美。再反。昆陽虧遮者。索反尋甸。公竝後先討平之。晉兵部尙書兼如故。而武定府上官鳳繼祖者。世毒螫。鉤連他府大小酋僚。濟臺者數十輩。遠至貴川相昏。因有衆數萬。地方千里。據城以叛。數出諸蠻攻城郭。殺憲臣。於軍用僞王南面其衆。意卑眇向者麓川。然孽顧始沐氏數主豪。而兵符故專沐氏。公表其繇。并乞符得自調。賊倚川貴爲三窟。計其敗遁。必從貴走川。乞稍借得暫領川貴諸兵道裨帥。賊果用是敗遁。竟授首於川。武定平。悉有其地。沐氏旣銜公折其權。又自悲當公未表時。頻却其寶賂。及得賊。又追論其左袒賊若庄豪。激叛羽叛者諸陰事。痛一剪束。而公自軍興。則先子首腰鞬。捧符以奉軍約。無一日不寄首領於象馬間。移按沐氏黨。則用先子假按察長。把三尺提一寸狸兔。爲鷹鷂擊鳥雀。以誅君惡於棘柏之廷。以故望重若公者。則得謗。稍改工書以歸。而眇微若先子。則交擊以蒙逮。公重則用數十薦。而不起。先子眇微則僅脫丁贖。得復齒士林。稍烏素其顛軀而已矣。於是兩翁者。痛旣定。追灼而悸數。往來鏡湖天姥間。相約彼廬而此府。幸長有林泉。以準換疊昔辛苦。意造物未必并此奪之。而竟後先捐館舍。噫。此吾所以狀之日。爲慟移晷。三擲筆而未成也。公自入仕。仕靡不優。而爲御史巡蘇松。爲部院長治雲南。勞最著。自結髮爲學。學靡不優。而中治新建旨。再後與餘姚饒刑部德洪。吾鄉王兵部畿。武進唐都院順之。三先生相切摩最力。以故悅親取友。諸倫教事。率謹篤如古人。在雲南方盛。晉賞輒辭賞。乞歸。得大臣體。他若好捐。

賑爲鄉里作福田。游精翰藻。芳華朗映。人所難然。不足爲公詳也。公生正德三年七月七日。萬歷八年十一月八日。以疾終。娶趙氏。封淑人。以侍公疾勞歿。先公八日。公塋祭例得諡。越三年。撫臣爲請之。乃始以某月日塋黃杜原。而公初未子。副某氏。晚始生應鼎。稱今來請狀曰。國子君應岩。用公廕讀書國子者。從子後公者也。室卽趙淑人侄。應鼎聘諸生俞某女。女五長。適何兵書曾九萬。次適陳鴻臚子世彬。次許聘禮書潘公子復泰。竝國子生。次適禮書秦公子茂綱。次許聘俞某孫佃。聘何某女。孫女某。

青藤書屋文集卷二十九

祭文

祭北斗文

伏惟帝君禍福續命居佑照之四天陰陽權衡齊璇璣之七政昊天無語喉舌攸司霄表獨尊星辰竝拱降德於下民甚大占月建而可知何心於責報之微成歲功而不有某南斗分野下土小臣曰衡曰杓曰魁隨所指而屏息瞻昏瞻夜瞻旦儼如在以皈依蕞爾除壇汲而漱齒低河促漏眇三星之在天掃石焚香合五體而投地

代祭東嶽神文

伏惟大司命特掌太山東嶽帝君劉古號東皇尊同羣帝撫長劍而珥玉九歌首重威靈騎素雀而遊凡一寓便留下土是雖志恠何必不言總領魄魂詎拘陟降

代督府祭趙尙書文

在昔乙卯我持按節海氣翳空西指吳越公膺簡命其往視師我紀我監策蹇而馳小搏大蹂不知其幾凡公所至我則偕止爰有點雄如竊食鼠以出以入視人來去公再承御開府江涘繡衣方斧軍興從事大發淮邳暨燕趙士長戟短劍控弦步騎我當其時濫服司馬倚之角之與公上下迨於成功舍我而北

嘉錫薦臻。以寵以祿。神武駕馭。仁義竝參。既賜以珥。遂將以環。公不少留。長逝遠引。生既有爲。死應不泯。追念夙昔。恍焉如昨。同在行間。桴鼓然諾。兩歲馳驅。坐臥飲食。今其已矣。俱爲陳迹。

代祭陣亡吏士文

嘉靖丙辰之冬。海寇挾東夷。據岑港不去。其明年春。朝廷命總督臣某率師往征之。三月四日。兵始入薄其巢土。漢吏士有先登而死者。越十日。總督乃命某官某以某物陳於諸死所而告之曰。吾奉命討不義。偏將軍提督無狀。稍亡其伍。書至之日。吾與介吏侍鈴閣。悲悼爲不食。方今休養吏士。以圖後功。竊念殲賊有日。而終無益於死者。故遣吏賻品物如前。召諸靈使飲食之。其他恤典。一遵故事。勿省。鬼如有知。其少自寬。毋多慙。

感夢祭嫡母文

惟母在昔。以病而死。胡昨夕夢。不死而病。裸坐室隅。展戶自掩。兒疹其候。呼涕激面。脈數以煩。知不可理。詭曰其愈。須旦夕耳。掩面痛哭。扶母於牀。哭罷而覺。泣涕猶滂。夢母於病。哀且不禁。覺哀其死。兒何爲心。

春祭先墓文

古者士一失時。祭則不敢以宴。故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解者謂不仕則無田。無田則牲穀器皿衣服不備。而不敢以祭。古之人於祀死。其重而難於舉若此。迨後世則不然矣。雖牲服不備。亦無不祭者矣。渭去年春。以書記從督府駐師於鄞。前年授經陳平湖縣中。再前年往延平。滯內兄官署。蓋不親祀者三年。論

其迹於古之所謂皇皇如者實相似。是雖非爲祀死者而皇皇如。然亦爲養生者而皇皇如也。渭罪亦可以少原焉。渭去年娶於杭之某姓。遽歸之不得。卜三月十八日往贅之。謹以祀食之餘附告。

祭少保公文

於乎痛哉。公之律已也。則當思己之過。而人之免亂也。則當思公之功。今而兩不思也。遂以罹於凶。於乎痛哉。公之生也。渭既不敢以律己者而奉公於始。今其歿也。渭又安敢以思功者而望人於終。蓋其微且賤之若此。是以兩抱志而無從。惟感恩於一盼。潛掩涕於蒿蓬。

代上饋文

於乎痛哉。兒某之上饋也。憶昨侍疾之辰。大人疾漸革。易簀須臾矣。某泣而請曰。大人忍棄兒輩何之耶。卽息尙噓噓也。寧忍無一語遺誨兒耶。大人勉啓再三。嗚嗚言曰。乃翁苦苦苦苦而已。遂瞑。某謹仰而俛思之。大人之所苦者五。大母相大父。勞瘁喪明。中道不享。大人痛之終身。苦一也。大父力穡。不肉者六年。資才給館。教我大人學。偶數奇。莫慰大父。大人痛之終身。苦二也。大人三仕光祿。一貳東平。幸值國恩。大父贈郎於幽。大母不與。大人痛之終身。苦三也。自光祿徙東平。八九年間。廉勤謹慎。夙夜靡遑。志在益展。驅馳用以再榮地下。而竟以疾罷。大人痛之終身。苦四也。大人課督兒輩。尺寸不踰。而兒輩未免愆違。在兒尤甚。子曰。父在觀志。父沒觀行。在志如此。沒行可知。承父如斯。事母可知。大人於此豈特痛之終身。抑且抱恨泉壤。夫前之四苦。大人爲大人之父母。而後之一苦。大人爲兒輩之老母。而爾。夫俾父不甘於

生銜苦而死者非子也。生不能釋父之苦而勞其囑。死又不能追雪其苦而背其囑。非子也。釋父之苦。期甘於母。甘母非味。在養母之志。不則時祭我父而以牲者三。日饌我母而以鼎者五。母且不甘。父亦終苦於呼痛哉。父吮膽。子吮飴。命之曰猗。女吮羹。父咀藥。子咀蜜。命之曰卽。女其吮棘。父齏薑。子齏芥。命之曰帶。女其齏蒯。父啖茶。子啖菰。命之曰颺。女其啖麩。父食連。子食鮮。命之曰犍。女其食己之肺肝。有渝此盟。百神其殛。父來索兒。早歸黃土陌。笞兒一百。蚯蚓鑽額。日者於靈。次當飯午。庖雁蒸梁。和羹清酤。大人歆之。幸且莫苦。

告丁母

某結髮同母叔子三。爲學至於四十有二年。中間母與某母同舍者三年。而情益親。親如姊妹。若然。宜無事不相周旋也。況病死喪葬乎。當某囚時。某母死。叔子能出我於獄。而周旋我母之喪。今母死。叔子客我。我不能道叔子於客。亦庸衆人矣。而又不能周旋母之喪。其爲庸衆人何如哉。噫。不敢道也。或亦母之所諒也。悲哉。敢告。

告先主

自觀巷之宅失。而我考妣若兄嫂之主。至於今凡八遷。中間以訟寄主於人家者凡二。烏乎。我考妣若諸兄嫂亦勞苦不安甚矣。凡此皆吾子弟不肖所致之罪也。悲感自責。每欲無生。今復新居。自寄所迎。妥我考妣若諸兄嫂歸於僑寓。某漸次圖構。冀自今已後。尙以永寧也。

哀諸尙書辭

閔予不肖。晚猶蟲雕。既不能飛。乃就羅招。命也不淑。進退維谷。秣月歸霜。兩走上國。當斯之時。公謝館署。墮馬傷脛。就榻而語。曰此修途。兼列以靈。彼如不愠。子可勿來。相與勞苦。忘其疲楚。每至必殮。無退不拒。我昔未老。挾管無賴。翻墨成鴉。廻毫作蠶。體刺格乖。人所不愜。公獨嗜之。至奪郎箠。輦素逆旅。令我毫揮。酌以荷花。鵠豕侑壘。迨聞主人。任我來去。公喜不拘。扶傷而祖。曰此迫冬。或閉風露。用物以宣。非方不可。石首之魚。越筍之萌。子如不嫌。箬以備羹。公劑我軀。匪藥我愆。公豈棄我。殆有由焉。事有不常。鳥盡兔死。羊曇悲來。鄺炎難起。人曰起耳。公曰未然。家置一喙。日千斛。誕都門之祖。方徹復舉。豈無他人。而三其侶。多公一响。涸鮒聊渚。未卜其騰。且弛其縻。往秋之會。毫髮後先。公如不臥。我則已寤。斯言之宜。非我則謾。得諸館中。如此之傳。嗟我鄙庸。寸喉接味。尺麻組之。如鵝折肱。賤貧之生。自與貴殊。以舌爲刀。豈乏其徒。何公瞿瞿。顧欲生我。豈徒生之。且辱知者。日者相傳。寸楮必噩。人往謁公。以我墨贊。昌歎瘡痂。愈噉愈嗜。館中之祿。所羨能幾。以入於曹。遠自千里。凡此峻誼。髣髴莫既。矧伊尺箋。欲窮其際。古人感遇。一盼殺身。荆卿俠夫。捐軀入秦。公豈銜恩。我忝儒流。我豈匪人。而俠之羞。庚子識公。垂三十禩。豈無他德。念此猶恃。破苦儻遂。握手悲歌。先我而往。傷如之何。

祭張太僕文

太僕公將以萬歷二年十二月之二日內於幽。其末交某以十一月之十有二日。割羽牲一。從以果羞黃

流而告之曰。嗟乎。公之活我也。其務合羣喙而爲之鳴。若齊桓將存江黃。溫弦之小國。而屢盟魯宋。陳蔡於春秋也。其同心戮力而不貳。其長公堯夫。旣遣人以麥矣。而文正樂之。不問其傾舟也。其拳拳於斯事之未了。而竟先以往。意其心若放翁志宋土之復。已不得見。而冀聞於家祭之告。一念與一息而俱留也。失以公德於某者若此。即使公在。某且不知所以自處。而公今歿矣。將何以爲酬也。嗟乎。此某雖不言而寸心之恆終千古以悠悠也。

會祭高君文

君於大節之所關也。植之若苗。於大節之所累也。去之若莠。是以前考諸人也。於大節之所累者。聞之恐入於耳。而於大節之所關者。稱之幾不容口。此其性資之取諸天鈞也。若舍釜而獲鐘。故其好惡之嚴於人已也。若平庾而槩斗。若其氣蓋一鄉。而不懾於豪權。要久百年。而不遺於故舊。積散傾橐。而待火者。家壯激衝冠。而攬髻以哢哢。或談文而雲生。或憤世而戟手。茲蓋芒緒之所餘。而不足以槩其中之所有。猥我諸儕。感君平生。伐木醺酒。每集於庭。公久敬而晏交。儕攻玉而寡能。嘗私相謂曰。以君之英。使遇陽明夫子於曩昔。而佐以羅石諸賢之友朋。公且將爲秦州之心齋王子矣。寧不起魚鹽而攬道柄於海濱。今君固未之值也。而杳然以逝矣。蓋磊磊然里中之豪雋也。而亦何負於鄉評。念春雨之滴牖。恍燒燈而剪韭。儼掀顙以長嘯。阻開襟而捉肘。儕相向而失聲。悲長夜之靡晝。

祭羅母

凡物之含常氣以生者。直視其物之本質而知其奇恆耳。至於玉。則望璞而別焉。金。則探鑛而識焉。砂。則按其牀而定焉。故至寶奇英。視其子必視其母。其在於人。聘之產。鶯子之懷。異於人。此猶曰別流也。其在於吾聖哲。稷之拇。契之卵。異於人。惟我太君之於令子。是美玉也。良金也。美渠之砂也。其於人也。稷也。契也。其兼二氏之教而雄長之也。聘也。鶯子也。其於母。借言之。聘之元鳥。鶯子之舍利。正言之。謂非契之簡狄。稷之姜嫄不可矣。夫人莫難乎垂名。尤莫難乎天之所獨厚。而名與厚。於婦人爲尤難。太君亦可以無憾矣。奠而不免於哀者。是予輩之私情也。

祭少顓文

計子與予游適三十年。淡如也。而獨篤於今下獄之七年。子其幾於反炎涼者耶。殘於瘍而牀且杖十年矣。顧飲不廢而覓餞往於酒。子其幾於忘生死者耶。卽吾求交於世。得此亦難。而顧得之方之外耶。向來十餘日而不死。我一送藥於子。子一問法於我。而覓斷往來信耶。凡此者。皆可痛也。而吾日衰矣。其尙能痛以淚耶。當澆之以酒耶。而吾窘囚耶。其能外楮與香而別辦耶。吾待死人耶。卽死。當飲子於地下。儻不死而能澆子於塔尖上。借如意而擊以歌耶。又何如以爲情耶。子方外士耶。又反炎涼者耶。忘死生者耶。使有知而聞予之言耶。其亦悲也耶。其不悲也耶。

季先生入祠祭文

先生之於行。簡節疎目。似緩於其細矣。而心事之光明。如青天白日。可以對鬼神而格豚魚者。則固獨立

乎其大。先生之於學。探本極源。既急於其大矣。而著述之精密。如蠶絲牛毛。用以明六經而酌百氏者。則又不遺乎其細。當其仕也。爲砥柱於風波之中。有舉世所難言者。而獨言之。舉世所難行者。而獨行之。盡其在我。而不問其成與敗。及其處也。撒藩籬於物我之際。有諛者始或排之。而終屈於無心之公。嫉者始或忌之。而卒伏其不校之量。求諸在人。而無間於內與外。自釋褐廿年以後。不聞其問舍而求田。故其讀書也。往往托禪榻以卽安。當其捐館一日之前。猶見其進徒而講易。是其好學也孜孜。至易簣而匪懈。蓋一尺之牘。未足盡其平生。而數端之舉。聊以明其大槩。然則先生之存也。真尙友於古今之會。不特善蓋乎一鄉。而今先生之歿也。顧缺典於尸祝之崇。奚啻稽遲乎十載。故某等以爲彼祀於其校。在位之事也。而況議禮者。古稱爲聚訟之家。安保其無異同。祭於其社。吾黨之責也。而況評鄉者。已定於蓋棺之久。共知其爲著蔡。苟見義而不爲。亦逡巡其何待。爰相與以圖祠。得舊棲於剝界。遂卜吉以躋神。儼音容之如在。蓋上以裨風教於衰微。而下以慰士民之瞻戴。

時祭文

先生發明六經。折衷羣疑。仕優則學。老至不知。士類宗之。可以爲師。心事青天。胸次霽月。兒童不欺。鬼神可格。國人評之。太上立德。考諸古禮。曰鄉先生。可祭於社。其在斯人。時惟仲秋。春牲酒既戒。薦以告虔。永迪後輩。

縣祭文

有鬻玳瑁魚目於賈胡者。鬻而櫝之而已矣。無庸於睨而拭之也。曰和璧隋珠。不十睨之。十拭之。則未始
鬻之而櫝之也。然則稱人之賢。輒信之而不疑之者。玳瑁魚目之類也。必疑之而後信者。和璧隋珠之類
也。玳瑁魚目。不睨而拭之。不必寶也。和璧隋珠。十睨而十拭之。蓋將以寶之。故如此其至也。然則不疑而
卽信者。其人之未必見重於人。猶是也。疑而後信者。其人之見重於人。亦猶是也。某等於先生之賢。始疑
而終信之。大略類此。故謁之於祠也。雖不早。而備物以永其祀者。圖之不敢以不虔。先生有知其亦慰而
樂聞予之言耶。

入鄉賢祠府縣祭文

惟公一代經師。千古道宗。聞之者幾於聆詔。見之者稱爲猶龍。十年未祀。而今始祀於此也。固足以見有
司之慎。鄉社旣祀。而今復祀於此也。尤足以昭人心之公。

青藤書屋文集卷三十

雜著

隍災對

萬歷十二年甲申九月甲戌十六日己丑霜降前二日。夜漏且子。府隍祠火。火從東北耳卑含仰射殿角。諸顛遂并焰以入。舁神者百數十徙。不克徙。俄而神首殞。火宴殿。宴殿首亦殞。或曰諸徙哀而掬落之。果爾。則不應棄不取。宴有兩夫人夾神座。外有廊宇。小神以十數。侍從毳馬斧戟幢旌等以百數。一無及一。庖子亦預徙。值崩燼而埋。顧忽出宴殿後。僅破腦。衆駭問之曰。吾不知所從出。幸免者多如此。獨神所寓殿兩衡一從。獲尺寸免。觀者近萬人。恠且怛之。明日踵相質。未有以復。夜臥而思。得周公借撻伯禽抗世子事復焉。質者曰。如子言。豈以神當伯禽耶。則必有當世子者。當世子宜必以牧吾土者當。而禮所稱世子。固未有過也。特以伯禽有小過。周公借撻以預警世子耳。今牧吾土者。無一過之可舉也。猶世子也。帝亦何用借於神以儆夫牧。如公之借撻於伯禽耶。即神有小過。帝小罰之。如公之撻伯禽亦足矣。而罰又何至於是。曰。人有等西施之髮於鄭旦者。非莖數而寸量之也。其元與豐不相遠而已矣。牧之受命而寄責於身也。亦夥矣。即小不慊於心。豈必盡出其身之爲哉。人爲之。而牧也當之。心知其不當爲。而勢與力不可奪。於是不得不委之於勢與力。而終亦未免自謂有負於其心。而終有所不安。若此者。百豈無一二。

哉。帝若曰：彼能知此而顧且爲之，非罪也。畏也。吾助之以神爲伯禽，以牧爲世子，以火爲撻，以決其不肯自負之初心，使得藉口於神，以感動勢力者之堅持，而勢力者萬一聽之，又得藉口於神，以轉相告語其黨，而一悔其初相倡和之誤。吾故曰：帝之斯舉，大槩有似於公之撻伯禽也。非按髮而數，且量之謂也。曰：然則神何辜也？而罰酷也如是。曰：土木神之托也，賤也。靈爽神之真也，貴也。字可復建也。故二氏往往言：凡神成之日，莫不土直其軀之舍而遺之，而後去。況土木舍乎？又況舍土木之舍者乎？帝之示罰，今不過奪其賤者也，不奪其貴者也。且帝果罰也，而罰之酷，而果奪其貴者，則我與子又安得而知？若此，又安在其爲借撻以啓牧者而助之決也？故罰之酷，否不足校噫。是帝天之微權也。蓋嘗謂天之微權，不可以人準，可以人準，則常而無變，無變則人得以試而熟之，而僥倖於趨與避之間，故僂東海之婦者，過在吏，宜罰在吏，而帝不罰吏而罰農。若曰：使衆可用，是以咎吏也。以一吏可勝一於決曹，不可勝衆農也。又若曰：吏遠，婦冤之可也。衆邇，婦易知，易知而不衆諍之，可乎？初稍罰衆以旱矣，而衆猶不省，故罰至三年，必直而後已，而農之損多矣。此初亦撻伯禽於農也，而衆人蚩蚩，徒諉曰：吏至今數千年猶不省，又帝凡降諸大災，能及大衆者，意若使諸大衆尋其致災之首而尤之，而首者亦多不之省，及其敗也，乃多敗於諸大衆之尤，亦與東海之旱罰農，而農不省其罰，謂罰吏也同噫。非諸大衆則不能勝此也，非災諸大衆，則諸大衆亦不怨此也。則帝天之權，不使人常而準之，但若此質者曰：子何據？曰：據董子質者曰：陳亢有言，問一得三，吾今近之矣。幸也，然而不能爲也，非我不能爲也。彼亦不能爲也。我亦一農也，彼亦一農也，彼亦

一婦也。爾亦一婦也。

附記質隍災而予否之之語

曰。神不職與。帝罰殛與。曰。不奪諸幽而災厥形。匪帝之刑。曰。神久而戮與。舍而作與。曰。戮斯作矣。故自火其廬而燔其軀。其來也孰主。其去也乃飄。今若脫罟之魚。雖欲勿用。帝其許諸。曰。配已明與。敗厥政與。神自穢以諍與。曰。孰舍其田以耘人。妻諍其夫。而燼厥廬。以焦厥身。曰。神隍於土。舉非一與。越則二之。神不引而他宅與。曰。神固二之。吏嘗一之。神固怒而殛之。豈昔不恥耦而今則厭夫。不寄示馮於物。示夢於栖。可以告斯象。則何燔。廬何以災。曰。吏有國營。民有家作。不戒於辰。則燬爾室。其殆是與。曰。國有大災。神且捍之。民而有災。神捍靡遺。鶉也耳。而神不能庇。令赭厥居。曰。術者矜數。疊者怖劫。魯叟鵠理。以操決拾。乃數之翼。期垂而刼之。羽斯鏹。神茲所遭。匪輪伊刼。意者疊破的而魯將示罰與。曰。數兮刼兮。非理莫衷。彼疊者所云。謂冥爽之幽滯。災輪轉而未窮。非示災於昭昭。苦土木以代厥躬。由斯以推。義與首問者同。曰。十億不一中。茫正鵠其何知。以子爲羿。曷控厥弧而告以厥機。曰。鵠亦未。我於子姑徐之。

府隍神有二辨

凡府之有城隍。並一而吾紹獨二。一居臥龍山之顛。曰。隋總管龐公珽守越。有功德於民。死而人祀之事。詳舊碑。信矣。一居其麓者。不知其爲誰。或曰。禱祀者處山北。則陟顛爲便。故顛有祠。審爾則顛之祠似後麓。或曰。有司以朔望謁神。謂非便。故麓始有祠。審爾則麓之祠又似後顛。此祠則二而神猶一也。或者又

曰高皇帝有天下。舉百神而新封之。合主以享。諸隍主並仆而伏。越獨否。夜乃上夢曰。臣珥守越。近不如呂珍。願陛下進珍而退臣。事雖不行。而民間譁傳其說。故麓祠者。民自祠呂也。或又曰。當胡公大海攻越。神嘗現巨履以怖胡。及聖祖擬新封。神之主又植不仆。將馳使斬神首。道士夢神言。令負以匿。初未信也。再夢。乃獨肩神履如飛。至顛。重不可步。曰。神樂是也。遂止。茨以覆焉。麓祠虛補以貌。遂相推以呂。以呂嘗守越。乃吠堯。如錄其功。亦宜祀也。審爾。則祠二而神亦二矣。考諸紀及問故老之有識者。咸云。高皇時未聞有聚主事。卽欲斬不仆者。誰敢匿。且高皇明聖。寧有此。及兩夢說。盡不經。若曰。顛祠便山北禱祀。亦非民間所敢擅。謂麓祠便有司謁者。差近耳。然審爾。則祠雖二而神又止一矣。向知是府漢中白公某者。嫌兩神而汰其一。立得疫。舉挨塋是山之西。則神又似真有二耶。其祠麓者。果呂公珍耶。或者又曰。世一神而百奉者多矣。二而汰其一。亦似非宜。然以予所考諸紀。高皇更始。定諸隍位。無姓名直府爵比公。曰顯佑公。州比侯。縣比伯。其人詳祝文。況有兩民以人祠麓。以呂則可也。

祝僉事爲神於南昌

祝僉事名繼志。與余同爲生於山陰縣學中。而祝天樂都人也。天樂多山少文采。而祝獨雅馴。貌端朗。面白皙。光采可鑒。嘉靖壬子。武進薛公應旂以提學副使來校浙士。第等伯余。而祝亦居叔季間。遂舉於鄉。明年癸丑。成進士。自刑部出僉江西按察事。領道曰南昌。已而役表旣還。道病歎血。齋趺七日。起謂其婦曰。吾病不可藥也。然吾將有所之。差勝此。而兒當有立。好爲之。婦驚問所以。俛不答。旣而曰。非久當自知。

之。越數夕。其家人曰某者。聞天樂自西南來。響漸近。已而見一白馬神官下而入其堂。馬高於窗戶上檻。解鞍。鞍高亦幾及之。神官南向坐。而呼某令跪曰。南昌缺城隍有日矣。帝須爾主急。爾入好促之行。某起趨入。取主紗帽。若圓領帶以自着。跪促主如神官言。舉家盡怖。迷所以。祝令婦取己朝衣冠。將服之。又令汲新釀酒。滿三盞。列香爐於桌。婦愈怖不辨。神官則促召某出。縛杖之二十。撈其手。痛不可忍。呼嚙噪突入號迫。婦乃辦。某出覆神官云。卽矣。凡官所言動。他人都不聞見。悉某迭爲之。祝於是着冠服。飲酒畢。赴廳事。則羣僚與衙人畢集矣。觀者可數百人。塞衙甬。某則持弓矢以射者三。曰。隘爺路。祝遂登座。執笏以俛。雨如注。霹靂震其墀。祝逝矣。櫬停道中者兩旬。時時香縷出櫬中。俄滿室香異甚。後遇物輒發。或起盤筯飲食中。及櫬入舟。亦無不爾。府學生諸君史者。信人也。祝延教其子。親見之。故爲予道甚悉。顧曰。此道中舊固多祟。予曰。祟不能如是。其後予北上。過薛公以告。公戲予曰。吾固聞之。然恨當時不使先子。又不及批其文曰。似有神助也。予亦戲之曰。師且先俞生矣。相與掩口而笑。諸又云。祝家人被杖者。昏臥數日不醒。視其臀與手。並有痕。青黑如染。及醒。語神官事。始得詳。俞尙未隸學。公第文既首我而額牒赴書試則讞音俞故予舉以獻公也。

壽中軍某侯帳詞

恭惟某官。名高勳胄。族著通都。冠冕將門。翹楚武弁。祖功宗德。創垂累世之基。霧集雲興。起翊真人之運。一身許國。百戰成功。始移節於越城。實維五宗之貴介。將比隆於漢爵。已列萬戶之通侯。威名著而隍壑深。楨幹形而河山壯。紆黃拖紫。永堅及裔之盟。寫鐵圖金。僅亞剖符之等。本實則枝自茂。源深而流必長。

蓋數傳至於君身。遂一朝登乎閫帥。鷹揚賦質。高懷每在風颺。猿臂呈奇。善射出乎天性。謂文武本無二道。以書劍不敵萬人。乃於結髮之年。益奮縣梁之志。篝燈夜案。下帷朝窗。取萬卷而畢開。期三冬於足用。博該杜預。名流武庫之芳。才過呂蒙。學併經生之業。尊師取友。好士推賢。期棘院以先驅。自超轅下。向泮宮而脫穎。早試囊中。徒以弓冶之良。所賴箕裘之繼。遂專軍旅之學。暫違俎豆之聞。去攜矢以校優。歸綰綬而視事。異人萍合。曾傳黃石兵符。越女花嬌。親授白猿劍術。利通九變。政協三軍。一勺投醪。片言挾纊。樓船挽粟。魚鱗集淮濟之濱。海總橫戈。蜃氣息滄溟之外。始襲狻猊之繡。繼提閩浙之戎。侍鈴閣者數人。運籌策於千里。過門必下。敬修鄉里之儀。折節爲恭。不改儒生之舊。干城良將。非孔伋其誰憐。首虜拘文。待馮唐而始釋。乃有諸藩開府。元老胡公。遠覽孫吳。長驅韓范。九重雷厲。親頒節鉞之權。一劍霜寒。坐控華夷之鎮。禮羅旣設。冰鑑斯懸。收衆望於偶遺。集羣策而畢舉。賢豪輻輳。俊乂林從。始得君如魚水之歡。竟付托以樞機之密。事無巨細。咸以相咨。衆所遲疑。每從其決。探丸斫吏。四方急羽檄之馳。借筭籌兵。一語靜風塵之警。虎士環而左右。龍韜翼以卷舒。萬騎控弦。轂滿霜霄之月。百金匕首。芒抽秋水之渠。北跨松陵。南連定海。狡兔豈惟三窟。逋酋積以多年。所賴臂指相通。腹心是寄。同舟共濟。誰爲吳越之分。倍道兼程。竟授孫盧之首。取鯨鯢而疊鼓。翻鴈鷺以爲池。勞苦功高。裘輕帶緩。壺漿競載。莫傾士女之忱。保障仍資。益慶東南之福。庸知嘉誕。乃屬首春。錦筵麗以初陳。異香遠而不散。衙開江畔。梅芳弄曙色之天。樂作營中。鼓吹雜饒歌之曲。塵生車騎。賓從如流。炬列簾櫳。光華似錦。釀金致幣。偏裨徵蕪語以稱觴。染翰

操觚庸老羞壯夫於執戟。惟願續流燕石。名茂龍驤。垂白虎頭。漸應封侯之相。縣金鵲印。爭看搖月之光。節序斯征。每當此日。戎機稍暇。莫放良辰。陪庾亮以登樓。誰言興淺。偕羊公而造峴。應與山傳。矍鑠漢翁。不忝據鞍之健。老成趙將。還期如飯之餐。言不盡情。歌以爲續。

將軍爲壽及青陽。江畔營開曉日光。瑞靄不收偏薦麗。林花未着已含香。牆東坐見青油幕。主帥笙歌借行樂。客稱百歲酒千觴。爲君更進鸛鷺杓。

義塚募文

慨夫黃土似海。豈皆寸金。白骨如山。曾無片板。坐觀蟻穿鳥啄之慘。竟何民胞物與之仁。白君受采者。舊嘗捨棺以埋。是爲點痛而炙。辟彼乘輿之濟。不若徒杠之成。茲者城南有地。幾及二頃。而白君括諸其室。可得卅金。用以倡率鄉人。矢將共成義塚。然必周以墻壁。翼以室廬。使住守者可栖。舐涎者無隙。庶幾掩藏無主之魄。免彼狐狸。斯爲施恩不報之人。何心銜結。兼亦爲王政之首務。又何妨義起於吾儕。但以槩及則泛而不能廣。募則嫌而招議。故夫今日勸施舉事。止可及一鄉二邑之羣公。迨他時掘墳穿泉。亦難曰四海九州皆兄弟。嗟乎英雄豪俠之觀。慨然輕博。藉百萬之輸。芻米僕賃之資。不過費閣下一朝之享。此義事而不舉。彼浪費而樂爲。孰重孰輕。必有能辨之者。

讀絳州園池記戲爲判

絳記何由爲人炙口。昌黎偶爾于此籠睛。壯夫不爲愧雕蟲小技之逞。文公所誦合書門大吉之諧。正好

試官。軋苗刺刷。枉誣盤詰。詰曲聲牙。鞋鞢非真。空青是假。難逃賈胡眼。雙鷄子精明。芒硝八兩。大黃半斤。且瀉夜叉泥。一馬桶醒醒。辟如丹砂磊塊。宜用畫鬼書符。煮服必且殺人。亦似假山巉巖。強要興雲出雨。細看總無活物。束之高閣。毋乃大苛。弄向孤琴。庶幾別調。

景賢祠上梁文

指水指樹以釣遊。尙云可祭於社。立德立言而垂世。豈止善蓋於鄉。論以公成。禮緣義起。恭惟長沙先生。道宗新建。力破陳編。獨立敢言。管城子有萬夫不當之勇。疾書妙契。指南針定千古未決之疑。真成皓首以窮經。歷七十九齡而未倦。藏在名山之副帙。累數百萬言而有餘。若其宦轍所臨。以及鄉閭之處。乃有舉天下非之而在所不顧。一惟獨認其真。至於褐寬博。憊之而決所不爲。期於自反而縮。如湯沃雪。過則改之。點鐵成金。與其進也。以故由中及外。無間然矣。儼青天白日之光明。自江以南。學者宗之。猶北斗泰山之景仰。有功絕綫。無忝縣車。寧非姑射之有至人。一凝神而物無疵癘。宜如畏壘之於桑子。卽不死而猶當祝尸。況蓋棺已越於十年。願賢俎尙稽於一席。鄉祠斯舉。衆議僉同。乃有顓上郁君。撤己所居。慨然義倡。爰與陳胡二老。成人之美。率以經營。猥被微疴。未緣謝楊。乃欣同志。先我着鞭。聚壇徵材。陳藝伐鼓。木未得於工師之喜。事已集於子來之趨。自鄉士大夫以至三老子弟之樂於聞者。莫不捐所有以助成。卽梓匠輪輿暨夫百工技藝之預斯役者。皆知嗟此舉之爲晚。雙檐烏革。羣礎龜趺。得孤僧禮大士以懺悔之旁。卽諸子從先生而講貫之所。幽花一徑。并桂蘭桃李而盡在公門。修竹四垣。列左右前後而無非。

君子自茲以後。從者如雲。事死如生。儼然立雪。音容恍惚。思其笑。思其語。精神猶舊日之風生。廟貌瞻依。見於羹。見於牆。危坐卽當年之泥塑。有如三年築室。亦何妨端木之獨居。但無九曲環屏。豈頓減紫陽之精舍。哲人卽逝。梁木雖傾。大匠如存。幘幘方始。試聆珠貫。併入斤風。

拋梁東。舊是延陵半畝宮。杖履已乘黃鶴去。生徒猶坐絳帷中。拋梁西。綠滿禪房萬竹齊。就裏數竿須好護。先生親自有留題。拋梁南。翩然老守去湘潭。向使挂冠如不早。註書那得細如蠶。拋梁北。小池長洗箋餘墨。草色猶爲書帶青。墨痕肯減蛟蟠黑。拋梁上。祠外階庭餘幾丈。殷勤打掃戒沙彌。莫遣鄰猪此中放。拋梁下。莫說鄉中大賢者。豺獺猶知祭本原。虎貓尙得迎田蜡。

鮑府君醺科

請稱法位

惟神之生。生於越鄉。惟神之死。死於四明。體有死生。神無存亡。存亡旣無。神何可量。如水行地。豈專一方。胡越于明。有享不享。越有新祠。城南之隍。神出以入。兩龍是襄。薦芳登糗。俟神于堂。神之來兮。其喜洋洋。散花初獻。

伏以籲天祈嗣。誠上感於元穹。夢日懷娠。瑞竟徵於華誕。況賢哲之苗裔。神鮑叔牙之後兼體貌之異奇。長而狗齊。生惟正直。秉恢宏慈惠之性。負游畋任俠之資。捐鬪龍於海中。射伏鹿於山右。以茲豪宕。丕顯英威。旣而鬻米以活萬人。援兵而弭羣盜。卻飛蝗於郊野。護渡蹕於風濤。歷生寄死歸之年。皆捍患禦災之績。民

到于今受賜。功從振古無前。今醮主某。深荷洪庥。預蒙陰臨。敬以歲辰之吉。謹陳醮禮之筵。拭目神威。志心妙道。猥奉蘋蘩之薦。仰干侍從之欽。法衆虔誠。謹伸奉請。

亞獻

伏以蕙肴蘭藉。愧無楚薦之芳芬。吉日良時。聊望神君之康樂。既俯從乎衆請。遂少憩於人間。瞻佇鸞旌。攀援龍馭。冲虛廣莫。浩浩乎杳無得於見聞。畏敬奉承。洋洋乎儼如在其左右。伏願神嗜飲食。福介式幾。鑒黍稷之非馨。取蘋蘩之昭信。尊疊在手。再挹流黃。祝史陳辭。承熙純嘏。虔誠稽首。亞獻禮行。

步虛宣疏

伏以爲喜爲嘖。視更顏之師覲。既醉既飽。馮載起之皇尸。雖塵供不可以久留。惟神慈無嫌於援止。蓬門荒落。敢比蔡經之家。麟脯芳香。暫待麻姑之會。幽明相隔。投轄何緣。光景易流。揮戈無術。是惟三爵之禮。匪爲過多。雖使百拜之勞。不敢言倦。願龍驤之止轡。敬鵠立以遮鞍。法衆皈依。酒陳終獻。

回輶焚燎

伏以靈通遍滿。本無來去之蹤。祀禮節文。謂有將迎之數。俯垂臨鑒。通爾夷猶。願塵景之莫留。歸太虛而超舉。蟾光一縷。遠隨笙鶴之音。法供肆筵。未冷香燈之炷。薦遺福祉。永祐人天。稽首拜辭。謹當奉送。

友琴生說

陸君以清才少年入國子。宜其一意於干祿之文也。願嗜古。已卽能爲古詩文。又嗜琴。久之得其趣。益與

之狎視琴猶人也。行則囊以隨，止則懸以對。憂喜所到手，出其聲若與之語。因自呼曰：友琴生人亦以友琴生呼之。余客金陵，友琴生則來訪余，問以說。余嘗見人道友琴生，曩客杭，鼓琴於舍，忽有鼠自穴中踰几下，久不去。座中客起喝之，愈留。此與伯牙氏之琴也，而使馬仰秣者何異哉？夫聲之感人在異類且然，而況於人乎？又況得其趣者乎？宜生之友之也。生請益，予默然。生亦默然。頃之曰：似得之矣。然願子畢其說。余曰：生誠思之。當木未有桐時，蠶不絃時，匠不斷時，人具耳而或無聽也。是爲聲不成時，而使友琴生居其間，則琴且無實也。而安有名？名且無矣。又安得與之友？則何如？君復默然。若有所遺也。已而曰：得之矣。乃今知於琴友而未嘗友，不友而未嘗不友也。余曰：諾。

一吾說

某君名萬應，字子一者。令其兄某問別字於予。予應之曰：是子之季也。予不知其人，審其字與名。若志於道者也。曰：吾弟也。少知讀近世爲生者書，道則未也。志則志於斯而已矣。予曰：志於斯，可進於斯矣。進於斯，求之於字與名而有餘矣。又焉用別而字之也？某曰：雖然，願先生少有以命也。曰：唯唯。吾少而喜漁，觀漁於鳥，驚焉，鷗焉，鷺焉，紛紛焉，擾擾焉，而未見其飽也。壯而觀漁於十頃之沼，筌者焉，罾者焉，鉤而緝者焉，紛紛焉，擾擾焉，所逸者多而獲者少也。老而觀漁於海之島，鳥非鷺等也，人非筌等也。見一師焉，操百斛之罟，左得其綱之希而右捽焉，已不失其目之密矣。其放也，若鳥之舒翼，其斂也，若鳥獲舉千鈞之石，不崇朝而自江之南與海之北，皆厭其腊。此之謂以萬而得於一。子之季也，不別字則已。苟別之，則

莫過一吾之一。故別字之曰一吾。

讀龍惕書

甚矣道之難言也。昧其本體而後憂道者。指其爲自然。其後自然者之不能無弊也。而先生復救之以龍之惕。夫先生謂龍之惕也。卽乾之健也。天之命也。人心之惺然而覺。油然而生。而不能自己者也。非有思慮以啓之。非有作爲以助之。則亦莫非自然也。而又何以惕爲言哉。今夫目之能視。自然也。視而至於察秋毫之末。亦自然也。耳之能聽。自然也。聽而至於聞焦螟之響。亦自然也。手之持而足之行。自然也。其持其行而至於攀援趨走之極。亦自然也。心之善應。自然也。應而至於毫釐纖悉之不踰矩。造次顛沛之必於是。亦自然也。然而有病於耳目手足者矣。或爲翳。甚或爲盲也。或爲塞。甚或爲聾也。或爲不調。甚或爲痿痺也。始而罹是患也。旣以壞其聰明運動之神。而漸不可救。其患之成而積之久也。則遂忘其聰明運動之用。而若素所本無。於是向也以視爲目之自然。而今也以不視爲目之自然。向也以聽爲耳之自然。而今也以不聽爲耳之自然。向也以持行爲手足之自然。而今也以不持。不行爲手足之自然。夫聰明運動。耳目手足之本體自然也。盲聾痿痺。非自然也。而卒以此爲自然者。則病之久而忘之極也。夫耳目手足以盲聾痿痺爲苦。而以聰明運動爲安。舉天下之人。習其聰明運動之爲自然。而盲聾痿痺之非自然。至於其病之久而忘之極。猶且以苦者爲安。非自然者爲自然矣。而況於人之心。其在胎妊之時。已漸有熏染之習。馴至知覺之後。又不勝感物之遷。小體著於嗜好而無有窮已。人已奪於利害而未嘗知足。播

遷流浪。百孔千瘡。其在今日。亦猶既壞之耳目手足。舉天下不見其有聰明運動之神。特有翳與盲。聾與塞。不調與痿痺。甚不甚之異耳。而況一念流轉。善惡易形。兩可相凌。物體無定。如象之蓋舜入宮。又忽然忸怩。閒居之小人。始而爲不善。繼而愧。既而又作僞。以著其善。又如取予死生。有傷廉傷惠傷勇之病。而兩立於可與不可之間。此皆倏忽變遷。如環之無端。而思慮所不及。影響疑似。如路之交錯。而從違無可據。故蓋舜入宮。自然也。忸怩。亦自然也。閒居爲不善。自然也。繼而愧。自然也。既而又作僞。以著其善。亦自然也。取與死生可。亦自然也。不可。亦自然也。而忘其病者。孰知其病。又孰知其不病哉。夫象與閒居之小人。猶可言也。何者。入宮之與忸怩。爲不善之與爲君子。而欲掩其善惡之念。雖若互發無端。而景界頓別。迷覺易知。至於可與不可之間。幽閒微細。而罅縫難尋。念之善惡。無甚相形。心所便安。易於沈溺。況於未泯之良。時亦弋獲。訟過之念。似障天真。於是以見起者爲本來。踰矩者爲帝則。因真恕妄。所遺實多。將清淨者喜其無情。圓活者忘其詭隨。遂非者假口灑脫。而放肆者遂至於無忌憚。苟無窮詰辯難。又將執是說以蓋藏其過。文飾其姦矣。故盲與明對。猶可辨也。惟少有見焉。而以黑爲白。白爲黑。自以爲明者。難稽也。聰與聾對。猶可辨也。惟少有聞焉。而以喁爲于。于爲喁。自以爲聰者。難稽也。痿痺者與平和者對。猶可辨也。惟少能持行者。而并以不能者爲能。難稽也。憂道者。以自然之足以救支離。而不知冒自然者之至於此也。然則自然者非乎。曰。吾所謂心之善應。其極至於毫釐纖悉之不踰矩。造次顛沛之必於是。本自然也。然而自然之體。不容說者也。說之無益於工夫也。既病之人。心所急在於工夫也。苟不容於無說。則

說之不可徒以自然道也。惕之與自然。非有二也。自然。惕也。惕亦自然也。然所要在惕而不在於自然也。猶指目而曰自然。明可也。苟不言明而徒曰自然。則自然固虛位也。其流之弊。鮮不以盲與翳者冒之矣。而今之議先生者。得無曰。惕者。循業發現。如論水及波。終非全體。隨時執捉。如握珠走盤。反窒圓機。亦或未諒先生之本旨矣乎。夫見赤子入井而怵惕。此惕也。謂之循業發現也。未見赤子之先。與既見赤子之後。或寂然而靜。或紛然而動。而吾之常明常覺常惺惺者。無有起滅。亦不可不謂之惕也。亦不可不謂之循業發現也。業無際。發現無際。惕亦無際。又何別有全體之可云哉。至於以惕爲執捉。則是有所恐懼不得其正。少從事於口語者。類能避之。先生應不如是之蘧也。蓋先生嘗教人曰。使窮世皆水。指何爲水。纔有陸地。水始可名。中庸言戒懼。唯聖人常戒常懼。無有畔岸。故不見其戒懼。衆人惟有放逸。而戒懼始形。然則戒懼者。固天命之性。工夫本體。何嘗有二。此可以見先生之所謂惕矣。雖然。人在暗室。不能見物。苟得日光。還見秋毫。不幸盲瞽。日亦不見。及復眼光。仍仰圓魄。則知光有得失。見體無爲。惟耳手足。莫不皆爾。故人心既失。其顛倒悖逆。甚於耳目手足之病。而惕體依然。苟調停劑量。則易於盲聾痿痺之醫。呼谷應生。立竿見影。言說何益。冷煖自知。渭小子感先生之憂道。識先生之苦心。雖志氣不前。而盤跚思振。非以多言敷衍。期於畢露瘡癥。伏覽茲文。悵焉援筆。既請正於函丈。將遍質於同襟。

書古本參同誤識

此本爲姑蘇雲巖道人杜一誠字通復者。當正德丁丑八月所正而序之者也。分四言者爲魏之經。五言者

爲徐之註。賦亂辭及歌爲三相類。爲淳于之補遺。並謂已精思所得也。而不知欲分四言五言者各爲類。乃俞琰之意也。一誠其殆善繼俞志者乎。渭細玩之。如此分合。乃大乖文理。俞琰蓋幸而徒興是念耳。使果爲之。其罪不在杜之下矣。成都楊慎爲之別序。此書乃云。近晤洪雅楊邛嶽憲副雲。南方有掘地得石函古文參同者。正如杜所編者。借錄未幾。乃有吳人刻本。而自序妄云精思所得。夫慎之序既如此。而一誠有別序。則又云竊弄神器。以招天譴。其從父號五存者。跋其書又云。書未出而爲人竊去。冒托觀此。則慎之所聞於楊憲副者。乃他人竊得於一誠而托以石函者也。慎不玩其理。乃輕信而營一誠。反以一誠爲竊盜。夫一誠之可譬。乃特在妄篇耳。豈竊盜於石函者哉。乃若謂一誠之盜竊。直謂其盜竊琰之意。而以爲出己意則可也。一誠失於信人。慎失於信古。務博而不理。述書多至八十種。誠如此類。豈可盡信哉。又有稱王園山人者。序此書有云。故人自會稽來貽善本。遂捐俸以刻。則王園當是一官人而刻此者也。慎都不檢點。以爲杜一誠既云精思自得。又云友人自會稽來貽善本。謂一誠自露其情。掩耳盜鈴如此。則慎將謂一誠卽王園矣。疎一至此耶。此書王園山人序一嘉靖癸巳秋七月不著姓名參同契跋一號五存不著姓名楊中稱仲子其必一誠之仲父也。杜自序一又別序一楊慎序一愚揣諸序之跡。王園之刻。以人竊得杜本而托以石函楊慎之序刻。則杜本始出矣。而他入復刻之者。黃園序嘉靖癸巳秋作。中有故人之語。來貽善本而已。捐俸以刻之。五序跋正德己卯二月作。有仲子敬心頌讀。中有得經註一正。書未出而爲人竊去。冒托他姓以覓利。反謗其僞作之語。敬心杜幼時字也。以其稱字。故知爲仲父。杜一誠自序序後列凡例云。一經文三篇爲一冊。箋註三篇爲一冊。一三篇相

類二篇爲一冊。一經文、箋註、三類、篇末各自有序。一經多四言、間有散文、註雖
五言、或有四言句。一三類、文體無待更訂、而經註節次、或有差錯、以待後賢。
竊弄神器以招天譴、則 楊慎序 嘉靖丙午仲冬作、中有會楊憲副說南人掘地得石函、有參同古本、借
非僕所敢望也之語。 友人之語、今楊慎亦刻此本中、則非杜盜其書也、可知矣。
盜鈴之語、今楊慎亦刻此本中、則非杜盜其書也、可知矣。

井田解

自禹治水後、九州諸大水、不大泛溢決徙者、蓋田以井故也。田井間之水、自遂而溝而洫而澮、溝廣深各
四尺、洫廣深各倍之、蓋取其細流以澤田、而水勢之分、千條萬派、如髮之析、而約於梳齒、無腴膩不通之
患。廢井田而爲阡陌、則凡向所析之細流、盡併而爲陸矣。猶髮之舊析於梳齒者、今還束而髻之、其勢併、
其力自悍、安得不決且徙。又當其始溝洫而澮也、田上之由行、自徑而畛而塗而道、徑可走牛馬、畛容大
車、塗容乘車一、道容乘車二、而四方輦輸、並得直抵畿輔。井廢而陸以田、則由行車輦、未免避田、避田則
四方道里始不勝其紆曲、倍日月、費旅給、故井田廢、不特妨水、且妨陸、矧曰無以限戎馬耶。

補遺

寄登州蔡守備都使

登州有海市。而都使成君。余故人也。作書來誇其景。兼寄蓬萊集一部。令謂賦詩一首。將刻入其中。小蓬萊者。元禎謫越詩中之語也。

牙門遙映列仙臺。總帥偏宜上將才。出海戈矛俱借水。飛空矢石并成雷。天邊送鴈將心往。馬上題書帶景來。解道觀遊憐獨往。那能分向小蓬萊。

詩見卷七。題爲寄成女彝守備登州。

過許君草堂

高門偏自傍城隅。車馬無喧席每虛。西去垂楊連古道。東來流水接清渠。窗疏積曙晨搖筆。花樹棲螢夜映書。更喜數爲文字飲。新秋還得慰僑居。

咏觀音蓮

猶聞火裏蓮能長。今見蓮從陸地栽。廣葉祇馮圓性轉。靈花全借法身開。叢搖寶鬘空中去。氣達旃檀雨後來。試問集觀誰具眼。解將真見聽飛埃。

咏落葉

秋來一葉杳然飛。無奈秋風葉葉隨。昨夜井梧應還颯。誰家霜笛莫頻吹。掃從門外賓方至。積向爐邊夢

一炊。但苦夜深和蟋蟀。倍添蕭瑟不勝悲。

宿秦仲虛初陽臺上

風引青霞曳徑長。千尋臺古映初陽。何如下有編蘿屋。避世身棲白鳳凰。

